



三台文獻錄卷之九

序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王叔英

昔蘇子由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
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人或病之以為
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跡之所及固有多於太史公者矣
其身之所接亦有賢於燕趙豪傑者矣然而鮮有能變
其氣質而發為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為浮誇之說予
嘗驗之尋常出入於鄉里之間遇汚渠穢壤與夫凶人
俗子則胷中為之愠悶湮鬱而不舒時登高丘臨清壑

三台文獻 卷之六
及見可與言論之人則心目為之開朗意氣為之激揚
然後信子由之言為不妄而知彼游天下而無增益者
特世之庸人耳故嘗竊自嘆以謂使得周游四方以覽
觀天下之形勝而博交天下之豪傑其有以發舒吾之
心目意氣者必有以大異於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願
莫之遂故循循至今年及疆仕而尚未有以多於其庸
衆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為心馳神往且望
其行之有得庶幾返而會合之際有以相發亦得以償
其所願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輝遠將自臨海走六千
里往永州省侍其舅氏通守陳公人多義輝遠之能為

是行在他人不知篤於親戚之義者固可以為難若輝
遠之務學知道者特常事耳故余於輝遠是行不以為
難而獨深有望於其因是行以覽江山之奇勝交賢能
之人物而取益於已并望其他日還歸而有益於余蓋
輝遠今是行道途之所經由括蒼而有金華循三衢經
廣信以下番陽轉豫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德登衡
陽以造于零陵其間名山大川奇才偉人宜未可以一
二數其有開暢心目激昂志氣必有異於尋常萬萬者
有不美質者亦將於是行變而為美况如吾輝遠之有
美質者其變化宜何如茲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將有大

三台文獻 卷之九
過於人至於發為文章者乃餘事耳古人謂士別三日
便須刮目相待余他日於輝遠歸必當大為之刮目焉
輝遠其尚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發吾羈滯之懷可
也

送卓景高序

王叔英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脩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
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
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
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

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
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
所長隱其不知而固為已知內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
其為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僊居張先生又同
侍黃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強
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為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
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
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嘗
強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
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

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為師嘗念二先生所為故未嘗
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
有所耻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
不能盡知况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
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耻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為七十
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
言之為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
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
待於余言哉

丹丘舊隱圖序

王叔英

天台洪仲蕃先生素以文行著稱鄉里家居丹丘之南
為人篤於親友之義惟以讀書授徒吟咏歌詩為樂未
嘗求知於人年五十餘有司以老成文學進于朝由是
佐教武昌郡之儒孝先生年且老而去家頗遠熒熒然
客數千里外而其先人之墳墓廬舍與夫戚姻友舊皆
遠在鄉土自官於茲已逾數歲而不得一日省見心甚
念之每暇日登高臨眺矯首東南恨不能乘雲御風以
往來其間恒有不釋於懷者於是命畫工狀其故鄉山
川之景為圖題曰丹丘舊隱使常接於目以寄意焉余
與先生俱為天台人今年春亦來佐教德安郡學德安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四
在武昌西北數百里視先生去家益遠年雖未老而於親友之懷亦有同於先生者是以每道鄉里必形於嘆息之聲然德安為郡僻陋既無名山大川可資登覽尤鮮有賢傑之士可與交游故或者以余有鄉土之思徒以所處荒陋而然至有以傳所謂懷居見譏者余嘆曰使吾得處名邦勝地而盡交當世豪傑獨無鄉土之思乎今先生居武昌武昌自古稱名邦大川名山拱列先後穹樓峻閣叅錯其間今又為賢王國都宮殿城闕宏傑壯麗視昔有加遠甚而尤有名公鉅卿森立如林登覽則足以舒目暢懷交游則有以增益聞見可謂美矣

盛矣而其於故鄉之思猶爾是則吾徒之思鄉土將以慕親懷友之故固不以年之盛衰地之美惡賢傑之有無為間其亦異乎異鄉土者矣是果可與懷土懷居者同言矣哉是思也苟有愛慕親友情者莫不皆然又豈特吾徒哉余獨念與先生居同鄉學同業今官同職且同方而其心之所思又有同焉若是者然則世之同於先生者豈有過於予哉序先生者又豈有宜於予哉故於先生之請序也不復辭遂序之

林氏族譜序

王叔英

吾邑東南鄉之故族林氏為盛蓋自五代石晉時有諱

熙者仕吳越錢氏為黃巖丞始居于邑之浦東里熙四世孫有曰儀文者在宋某年間遷居于邑之莘唐儀文之四世孫有曰某者仕為觀察判官以行能顯于時儀文之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于甍山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于橫溪莘唐橫溪甍山三地相去三四十里而皆在邑之東南三族者既各蕃盛故凡居于邑東南鄉與凡往來者莫不知有林氏焉在宋元之際登仕宦之途者難如升天苟得一資半級之榮往往張聲挾勢跨服閭里自為長雄其或無仕宦之階而富於貲產者亦多自結於貴要之門以求尊異於凡民林氏之先當其時

有官者既不挾貴以驕人其無官而殷富者亦皆安居自守優游田里間又以詩書相尚而無有附權趨勢之風故其流波餘澤傳至于今而其子孫猶有能循蹈規矩篤學敦行以不失其先世之遺聲者嗚呼是可以稱故族矣余觀世之所謂故族者莫不有藉於其先世之餘光焉然其先世有以仕宦功業稱者矣有以文學行義稱者矣有以道德聞望稱者矣若其徒仕宦而無功業有文學而無德義衆人雖尊之君子弗尊也然而君子之所尊者亦惟尊其身之有者而已使為子孫而能繼其先者君子固益尊之苟不能然者君子不惟不尊

三命文獻 卷之九
之固益賤之矣何則為故族之子孫而能繼其先者不徒為其身之榮而尤足為其先人之榮豈不益可尊乎為故族之子孫而不能繼其先者不徒為其身之辱而尤足為其先人之辱豈不益可賤乎蓋為凡民之子孫則人之責望者淺為名人之子孫則人之責望者深理固然也世之妄人不知是理至有生於名門右族而此行無一善學無一長者亦往往挾其先世餘榮以高人行亦有其先人徒取仕宦文學之名而其實舉無足稱或以多貲末技貿取微官及得遙授虛職至有冒祖他族之貴顯者亦每每號於人曰吾祖為某官自謂故族子

孫以自高而不知耻其視林氏子孫賢不肖何如哉林氏之子孫其存而最賢以文行著者咸與余友故余知其先世為詳今為永康儒學訓學曰師言者乃余所謂最賢而以文行著者也師言以其所脩族譜一編徵余為序其編首余不得辭故既為述其先世之盛而又為之盛道夫世俗所謂故族子孫之謬妄者以為其後嗣之戒云

草心堂詩序

王叔英

為子者之不足以報其親之恩亦猶萬物之不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

三台文獻 卷之九
有超乎其類而聖如堯舜足以參贊天地之功者亦可謂能報之矣然而堯舜之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天地之恩也故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報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賢如曾參足以承順父母之志者亦可謂能報矣然而曾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其親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萬物之靈者莫如人而人之中莫靈於堯舜堯舜且以為不足報天地之恩况其不如堯舜者乎故人之孝者必曰子而人子之中莫孝於曾參曾參且以為不足報其親之恩况其不如曾參者乎昔唐之孟郊有知乎此故郊

自念不能報其親而作為游子吟之詩有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其意蓋以天地之恩喻父母之恩而歎其難報此非知孝於親者其能發此乎然郊之詩以厄於羈旅窮困不得養其親而作固宜其形於言者如是今吏部郎中永嘉楊公為人溫良謹厚方其未仕也未嘗旬月遠遠其親其所以事親宜無不至矣及其既仕而尊公擯館又得循例歸盡喪葬之禮今公復出而仕於朝太夫人在堂既有二等足以為養而其祿俸之入又足以資其祭養之具是其身既無羈旅窮困之悲而其親信非如郊之不得養者顧乃亦以不能報其親而

有取於郊詩語名其堂曰草心人固不能無疑於公者
余以謂不然人子事親之心凡其易於自足者必不能
孝於其親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於親者也孝如曾
參且不自足公固學曾者也烏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
心也不惟能孝於親要必能忠於君矣不惟能忠於君
凡日用彞倫之間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人道於是乎盡
矣若然則顯親揚名將於是乎在豈果不能報其親如
寸草之於春暉乎公固於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是期
於公者觀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為之作為歌詩者可
見矣公以諸公之詩宜有序而以屬於余余辭不獲故

為說以序之如右

會文集序

王叔英

天台賈君集公之裔孫也壯歲嘗馳騫乎功名之場華
焰乎時矣今既老且病無所用於世猶愛與當時名士
大夫游有文詞之好嘗養病於石橋山中自號石橋病
叟又多游華頂峰與高僧逸人為方外友復號華頂山
人其居在邑地之東蘭田之上素稱蘭田賈氏名其堂
曰忠敬之堂堂之兩廡為閑居七所所各有名其自號
與其堂廡所以命名之意大夫士多為文若詩以述其
志又其所居景物可詠者其目有八謂之蘭田八詠所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得詩文若干篇君取之日廣作者日富遂以其類分為
五卷總題曰會文集余去冬游天台始與賈君相識因
出其所集詩文示余且屬為之序今年余館於丁村數
與賈君往還每見輒以會文集序為言余身既不敏又
屬以多事亂懷執筆欲作而復輟者不知其幾也既而
竊自笑曰賈君之所得可謂多矣然使作者皆如余之
難成雖至篤好亦何以致多如此哉語曰長袖善舞多
財善賈夫以余之不敏賈君宜無恠於其久而無成也
嗟夫世之人惟名是務惟利是圖身隨年衰老而益堅
者何限其視詩書固若塵紛之過目縲紲之在前耳求

其能如賈君退脩晚節以詩文自娛者幾何人哉文章
固儒者末事然其所論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足以使
讀者感發而興起賈君於群公之作非欲以誇美於人
也將取其言以自益其身又將傳其子孫也可不集乎
余又可不為之序乎

習射詩序

王璞

男子之生棄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則弧矢者男子之
所有事也古者六藝教於大司徒而弓矢于戚常與詩
書茲誦並習當此之時文武合一德藝具全三年大比
則升其賢者能者於王是以士之入官者無施不宜其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在廟堂則裁冠端冕論道講禮以致民物之安其在軍
旅則被堅操銳定謀揚烈以却寇攘後世文武殊科而
士之入用始有不通者矣為文者舍詩書筆墨無異才
為武者舍劔戟弓矢無他技粗細腐悍互相詆訾其由
來非一日也 聖天子病之即位之初 詔天下郡縣
皆開學置師命以成周造士之法教焉明立規條著之
勸令每學設射其中課督之舉則責之守令其慢且怠
者部使者察之于時藩衛大臣閑於射法者皆知體
聖上育才之意莫不授之程度而示以穀率金陵張侯
之鎮寧海也盜賊不作萑符絕警侯樂於無事暇日輒

與諸生會射於郊八月之吉天高氣清射侯既抗衿佩
咸集侯置酒觀德亭上賓客畢至先時備矢人製矢若
干筈是日為諸生贈比耦而考雋焉射畢飲於亭上旨
酒孔多穀核維旅凡在席者莫不嘉侯之欽承 聖意
而能合俊彥以為樂也於是分韻賦詩以紀盛事而屬
予序之予謂春秋之論為師者必曰悅禮樂而敦詩書
祭遵雖在軍中而雅歌投壺未嘗廢也今 聖神御極
四海晏然 朝廷方以古者教人之法育天下英才而
異時斬將搃旗之雄為王心膂爪牙者皆坐鎮郡縣優
游恬裕樂詩書禮樂之教而以其貫革禦亂之能與執

經鼓篋之士從容論藝於春郊秋原之上和氣所敷藹
然治乎之氣象此正古者文武合一德藝具全之時是
宜士大夫之不能自已於詩歌而予亦不得辭其序也

遊白雲觀詩序

王一寧

聖天子嗣大寶位五載于茲海宇清晏民物康阜聖心
倦倦以為春陽發舒民生有或未遂三月一日下明詔
布德音霑仁澤於天下群臣萬姓四夷八蠻莫不熙熙
然歡忻拜舞於闕下以為千載之嘉遇也前期德受約
遊白雲觀至是朝退廷振諸君輒欣然騎從先行獨予
與廷贊後出宣武門度橋泂流西行五六里更深巷稍

折以北平原膺膺環以古城繚以周垣曰栖霞福地者
是也重門邃宇廊廡廓然西有屋數十楹尤甚幽夤為
玄素倪師所居徑往造之而諸君已在坐矣師洒落喜
客嘗有一日之雅出迓甚歡既飲以佳茗乃從容周歷
觀中三殿翼翼其最後者云長春真人於此尸解也殿
址有閣倪師所成者輦飛輪奐高可踰數尋引二梯始
得至其上凡城都之麗西山之秀鄉野之曠時物之妍
皆歷歷可見西闕草亭有道士制鍊其下衆樂趨之道
士亦欣欣留坐麗眉白髮神完氣充若有所得者四壁
蕭然唯杖履而已時日及午德受曰行厨酒肴具矣復

延至師所以叙就坐酒數行師出奕以樂客奕者四人皆不以勝負為意亦可以見吾徒之用心也既而師亦為具酒行無筭一二童子歌青天詞侑之眾皆歡甚醉焉壁間有山水小景類武陵源者立為賦其上賦畢或曰去觀西二百舉武有浮圖極宏麗可一往以罄餘興廷振曰吾樂不在彼也又曰今日文遊不有所述無以紀其勝於是人賦二詩遺師詩成予惟諸君子日侍禁秘紬金匱石室之書以校讎編摩為職業疲神弊思恒以不得豁其心目發其壅滯為懽幸而屬茲休暇聖天子賜曠蕩之恩得聚首以窮一日之樂夫豈偶哉其為

樂也不假絲竹之音不窮山水之幽不放浪形骸以為遠不側弁屢舞以為適樂時物之得所暢情志於觴詠倘佯以往休休焉以歸以成君子之樂宜也是作也其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歟同遊者九人侍講劉君廷振編脩蕭君子孟勤吳君與儉賴君德受江君時用檢討李君克述庶吉士王君廷贊邂逅而至者刑部主事蕭君維禎其一予一寧也詩凡十六首撫觀中境物之勝析而為題裂紙而探之予得為叙不獲辭而僭叙諸首

聽松軒詩序

鮑原弘

饒陽尹郭公去官之明年舍於椒山潘廷翰氏為顏其

軒曰聽松且為之記台之士大夫又從而歌咏之皆鏗然韻金石若與松聲爭激昂者一日廷翰請篆其卷首作聽松二大字復徵序其後余曰耳之於聲莫如樂崑崙之竹嶧陽之桐泗濱之浮磬不叶之五音六律不足以韶夏子奚取於松哉君曰蕢桴土鼓純乎朴爾松之為聲挾大塊之氣得元和之真含太古之餘音方其怒而雄也若呂梁未鑿龍門未闢河流春撞震撼天地育為之失其勇變襄為之失其律天吳懼而龍伯為之罷釣迨乎翕而合也若鳳凰之鳴朝陽惠不足以喻其和激而揚也若孤鶴之唳秋空夷不足以喻其清悠然

而虛者與神謀飄然而逝者與氣協若夫變態萬狀至精至妙入乎耳而得之心不可以言喻故某之於是軒讀書恒於斯鼓琴恒於斯客至而飲飲而樂樂而歌以嘯亦莫不恒於斯咸若有和於側者人或以俗事告則曰余方與髯翁語子姑去余曰子蓋淡然忘世而自得於有聲之聲者矣子知無聲之聲乎禮云至樂無聲說苑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許由掛瓢樹上厭其歷歷有聲遂去之其得無聲之妙者乎君曰至哉君之言也余曰未也君子善體物聞其言當會其理挺然正直者松也子其持德不回歲寒然後凋者

松也子其秉心不變桓桓矯矯可以梁可以棟者松也子其博物洽聞豐其材母若鳥獸好音之過耳邈然無與於已君曰命之矣於是乎書之請質諸郭饒陽以為然否

台城八詠詩序

陳遂

台城八詠者予友陳君好禮之所倡也好禮家世業儒其先大父南齋先生以碩德宿學貳教臨海邑庠君居重慶之下固已得於濡染之餘又嘗與予同師事靖菴趙先生而承其指授之妙故其學邃而深少嘗有志世用洎父喪母老遂銷聲壘市中而以歌詠自娛其於可

喜可愕可翫者皆於詩焉發之或當天和景媚則與二三同志尋幽訪古以暢叙厥懷既又以凡天下名邦皆拔其山川之秀麗者為八景以詠之惟吾台寥寂無聞因採撫郡志以其繁釐為八景而作詩以為之倡由是吾邦之士雖隱顯殊科而工於詩者莫不抽思出奇以賡和焉予得而觀之大篇鏗金石小篇鳴絲竹其所以狀山川之清致者殆無餘蘊矣好禮不鄙謂予當有言以弁其端予惟自有宇宙以來即有此山川雖其奇絕之狀亦自古而已然但其擅名稱於天下者或因人而顯或以文而著稽之史傳蓋可知也吾台山川甲于浙

右自唐孫綽任蕃之賦詠已顯名于四方及宋南遷以來逮于國朝名公鉅卿由茲出者項背相望則吾台山川又若增而高且深矣今又得諸君子為之賦詠以播揚之使一披覽之頃而郡城秀麗絕特之狀宛然如在目前而傳誦稱賞之不異於方丈蓬瀛焉則吾徒之產于台者豈不益有光邪雖然吾台人也但願吾台之士相與淬礪出焉而才德以彰處焉而操行以立俾山川因我而益重母使我因山川而重也

淇園詩序

陳騫

吾邑之東不百里而近有地曰陽屏董氏代居之其先

在趙宋間有諱朴者官至戶部侍郎而季諱楷者復為提刑故其族為吾邑望而子姪多事詩書崇禮讓其字士恭者則又其翹楚者也惟嗜清澹雅愛竹嘗垣其居傍隙地為園四周皆植以竹培護之久而美盛堅密望者恍然如目接乎淇水之上也因以淇名園而鄉人之欽其德者或因以目之邑之縉紳士與之游契者多為之歌咏長篇短章亦既錡金石而鐫絲竹矣不鄙於予而介姻戚王君彥深徵言弁首簡予惟天下之好尚雖萬有不齊而莫不惟其德之似苟非其所似焉則雖其聲色足以娛耳目臭味足以悅鼻口亦莫之好也是故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十六
山不過一土石之塊耳而厚重不遷者獨好之水不過一淵泉之溢耳而周流無滯者獨好之非以似其德乎他若元亮之愛菊茂叔之愛蓮和靖之愛梅又非以其德之似乎夫惟以似其德也故雖終日翫之而不厭沒齒樂之而不忘也若士恭之好竹而植之成園至以淇名之而見重於縉紳間者又非有貴於其德乎今夫竹之為物其中之虛也有所受其外之直也無所屈挺拔於霜雪之表春容於風雨之間殆若端人正士靜虛動直屹立於存亡危迫之秋而不少渝其操竹者寧不為清修之士所慕乎不然則天下之物可狎可翫可好可

樂者亦多矣何士恭獨規規於是邪抑吾觀衛人之美武公而託興於淇竹也始焉既以其猗猗然者述其學問進脩之益中焉又以其菁菁然者美其德之尊嚴終焉又以其如簣者贊其德之成就然則士恭之園之竹豈無所謂猗然菁然而如簣者邪苟能愛於竹而求無愧於竹之德焉雖曰無武公之封爵而鄉人士之慕其德而覩其竹者又豈無衛人之託興而播諸詩歌者乎斯時也雖不有請吾更當為士恭序之士恭尚勗之哉

新刊靜學王先生文集後序

謝省

昔歐陽文忠公謂衆人之與草木鳥獸之死同一歸於

腐壞泯滅獨聖賢於其間異於衆人草木鳥獸雖死而不朽逾久而彌存也若吾靜學王先生國朝仕至翰林修撰西江楊文貞公實先生之所舉者壬午歲不病而客死于廣德遠今壬辰七十有一年矣生氣猶凜凜不朽而存非得聖賢之道能之乎省為邑人于先生死後二十年生又二十年喜從長老談先正節義事始知先生之所以死而內閩安人死于豻二女同死于井噫臣死於君妻死於夫子死於父非道克於身行於家能之乎先生尤善於文章省恨不得一覽去年冬從吾台守阮公必成得是集讀之無一言不本於仁義之所發其

送友人應薦詩有曰吾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于皇天寧令就義死含笑歸黃泉數語當時不知先生者孰不以為夸詞後先生卒踐其實可見死生素定於胸中而自處處人同一心也林先生公輔吾台名儒序先生之文稱其氣節庚庚略不為勢家所屈先生之生如此則能如此死也不難矣林先生所序之文棄散不存此則十之一二省恐久而亡失謀吾衡守徐公定之斥俸錢繡梓布傳四方使大夫士讀之見先生之行不違其言實有得于聖賢之道所以異於衆人草木鳥獸之死不朽而存者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先生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名叔英字原采靜學其別號黃巖人墓在廣德無子孫
以世其家惜哉

翁公慶全歸應先生百歲壽序

林鷗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凡有生者均稟而同賦也乃若斯
人之所植其厚薄萬有不齊而錫之難老者希濶尤甚
其故何哉蓋有盛大遐遠之福者必是氣之至厚之所
鍾而天之於人不數數也故七十中壽近古為稀有矣
况百年之上壽乎億萬人之夥而或有一焉則將擬之
如白麟朱鳳之為瑞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若全歸
先生應公蓋所謂人中之麟鳳而見一人於億萬人者

矣應為黃巖著姓代有聞人慶源流遠先生鍾靈秀卓
異等倫當少壯時以科目起家歷儒官事親藩前後四
十年仕雖弗大顯榮而先生惟視其職之所在而謹奉
之初未嘗以勢利動心夷險易志及既老而納祿則逍
遙於烟霞泉石之間凝神葆真消釋萬慮居三十寒暑
而一門賢子賢孫克敦克敬凡所以奉口體而樂心志
者無所不用其情先生娛嬉色養之餘雖不屑屑於伏
生之口授而不忘武公警戒之勤是以年彌高而德彌
邵內而宗族之近外而鄉邦之遠得於觀感者孝弟行
焉慈順洽焉郡邑大夫藩臬使者歲時過門覩冠裳之

古淡挹眉宇之清和薰德性之溫良聆辭令之雅正重
老成之典則仰靈光之獨存蓋莫不肅然以敬而欣然
以慕也君子謂先生壽命之長由其得天之厚然所以
致此者實由其涵養過人擴充有道尚論著年盛德者
蓋於先生觀之先生嘗以仲子今江西提刑僉憲欽之
貴蒙 恩封監察御史至是僉憲官滿九載而先生之
壽適滿百齡夫人李氏亦壽躋八袞偕老一堂僉憲將
欲取道還鄉與昆弟子姪上堂拜祝二親無涯之壽旋
即報政京師仰荅 聖明之寵凡我僚案咸謂先生得
於天者厚而養於已者深上膺 朝廷恩命之隆下為

鄉邦閭里之重孟子所謂三達尊洪範所謂壽富康寧
攸好德幾於全備况先生之生遭逢 國家熙洽之運
自少至老無一日意外之戚非一家之瑞乃一鄉一國
天下之同瑞也於是各發為聲詩頌美以祝長生而以
首簡見屬某鄉曲晚生早嘗獲拜床下與僉憲幸聯姻
戚而又同年舉進士及來江右又屬同官於斯事也欣
快艷慕實倍恒情方茲竊祿未克稱一觴以致區區之
祝然聞先生耳目聰明精神完固飲食起居不減耆艾
之年綿綿遐筭未有絕極他日來歸從父老長者之後
以問安否尚未晚也

三台文屬 卷之九
贈寧波守馬君序

謝鐸

士之以進士進者歷京朝官既久乃始得為藩臬為郡
太守其選曰推選然又以其所謂行與能而非盡以資
格也然藩臬之員視郡太守實半倍之守之位雖下不
為卑而其職之於民也視邑不甚遠凡民之疾苦政之
巨細藩臬不能知者守得以知之邑不得為者守得以
為之故識者謂舉天下之郡守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得
矣然人之情寧得藩臬下僚而不樂於為郡者何哉藩
臬之所讓部使者而已郡則藩臬之胥掾亦得以媒孽
凌轢其間使之望顏色聽麾指郡之於藩臬猶邑之於

郡也故邑願為郡郡願為藩臬此勢也亦人之情也是
以古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大今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小
難乎其大則益見其有餘恐恐焉懼負天下之責而不
敢一日冒寵榮以為樂難乎其小則益見其不足急急
焉懼失天下之利而不肯一日甘貧賤以為安所以然
者以職業則小者易塞而大者不易塞以勢位則大者
得肆而小者不得肆於乎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矣馬
君廷宣以丙戌進士歷秋官郎中去年冬乃遂有寧波
之命寧波大夫士太史楊君惟立輩皆相與屬予為
贈言君西蜀世家伯兄誠與予同年今 崇府長史南

京戶部郎中自然蕭然尹綸則皆君之群從昆弟同舉進士者也君既練達明敏為僚輩所推重而又得於家學者如此其知職業之難而不樂於為郡也必矣其能不以郡之不欲於藩臬者施之邑也審矣所以大慰茲郡之民以不負於其大夫士之所望者將不在是乎因為之言以徵諸其他曰

贈監察御史林君歸莆田詩序

謝鐸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方為御史輒廷論侃侃不已未幾乃謝病歸居十有二年用薦者復起為御史起輒有兩浙之命貴實益感激思所以報稱者未期

月章凡再上乞休致命下一時大夫士莫不嘖嘖嘆且驚以為甚難蓋波頽風靡之餘而屹然有如貴實者出無惑乎人之亟稱之也雖然貴實亦豈以是為難而故為之者哉天下事惟其是而已矣不惟其是而惟其難留留焉日容心其間以徒竊其名之似而曰此聖賢之道或未也故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君子所以持其身以終身者獨進退間哉蓋自辭受以至進退自進退以至生死雖其小大輕重之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世之人孰不曰受易而辭難進易而退難生易而死難於是往往自其難者而勉之而易者忽焉而陳於陵之庶

王鍾山之退苟壽春之死君子不之取而其所亟稱道者受堯天下之舜過門不入之禹而不死之晏嬰亦在所不棄焉吾故曰天下事惟其是而已容心焉則私私則悖悖且私而天下之事去矣獨辭受進退生死間哉貴實非好為其難而忽於其易者蓋亦各求其是而已矣夫苟於進者必有於其退貴實之進也非同利而其退也亦豈以干名或克是以往則所謂辭受所謂生死者槩可識矣憲使戴君於貴實亦同年也且同有事於浙重違其行率僚佐賦急流勇退詩以贈而屬吾郡守葉君需予言為之序於乎諸君所以贊咏其難者至矣

予豈能知貴實者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

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謝鐸

士有不為俗變而又能垂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為慊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為過者也於乎若雲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中國夷狄之變蓋於是為極而遺親後君之俗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駸駸嚮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暨其國之將亡也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於乎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夷良一旦自拔流俗君子猶以能用

夏變夷為豪傑之士况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為過噫王彥章一鐵鎗雄可塞京以死梁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中哉先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歎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與今翰林學士賓之公實同出西平王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

於今日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既沒因以葬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為鄉邦典刑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履歷為詳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輕重之哉

赤城新志序

謝鐸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叙彞倫敦

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考而文獻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人謂述作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作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真偽錯雜雖有繼者亦將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也後世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謂其繼帝世緒以堯而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禹雖善譜若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百年而為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為十六世噫賢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間猶

不能以無憾則所謂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慎而苟焉以妄也哉吾郡赤城志創自宋國子司業篋窻陳公未幾吳公子良輩繼之至元乃有章嘉者悉更其舊而名之曰天台郡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為元統志矣然其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篋窻志耳自是以來不惟代鮮作者而并其舊所傳亦鮮或克見成化庚子郡守劉公忠始屬教諭盧守仁踵為之未就而劉以代去越十年馬守岱至更舉以屬於予屬稿未半而馬復以免去束其稿又五六年矣今郡守海陵陳公相至以為更數百年之缺典莫有繼者雖繼莫有厯其力以底

於成者乃於治政之暇介監丞陳先生旅不鄙而復以
屬於予是固有志世道而不汲汲於簿書條格之間者
矣況予生長是邦又安敢以不能之故而故違郡侯之
命也哉因顧謂公曰篋窻之所創而傳者今固不可尚
矣是用存之以為舊志若乃其不傳者蓋亦有所不必
傳姑復別為新志以附篋窻之後何如公與陳先生皆
不以為不可乃取舊稿刪定之為二十三卷又凡幾閱
月而告成焉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寧知無如司
馬歐陽之竊議其後者乎議不敢知然一郡之文
獻不可自我無所徵而太守公之意不可以虛辱遂卒

勉而為之以俟諸其他日

重刊石屏詩集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
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
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
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
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
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
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迹而文
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

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跽無為鴟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恠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愧鑰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

今廬之六安學正鏞叅政從父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于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以營營以富貴為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贅言錄序

謝鐸

師文既沒之三年厥父潛勉翁以其所遺詩若文凡千首所謂贅言錄者視予且曰豪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予曰嗟乎此後死之責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以屬我不亦

重可悲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於用為贅言而予重以無益之言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關閩之說行而聖經賢傳之旨搜剔以盡於是而復有所言誠為贅矣若乃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歷上之天道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目之所經心之所感其能已於言乎不能已於言則咏歌之於詩紀述之於文在後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又烏可以為贅而盡廢之哉惟夫妄意聖賢不屑以文人自處乃至肆為欺誕高自標表卒之離真失正反以害道則其贅也斯甚矣師文英偉特出其所自立者蓋將有監于此以求必至乎不贅

之言而不幸未見其止此固吾人之所深悲而永嘆者也雖然言之無用者為贅言則人之幸而免老而不死所謂焉能為有亡者不亦為贅人哉師文雖短命以死而有言以傳則其生也不為贅矣夫亦奚憾哉師文姓戴氏豪其名也以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叅政其操履行業識者以為不愧其言云

伊洛淵源續錄序

謝鐸

昔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粹而

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
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
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
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
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
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錄
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錄之不
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
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

滯於詞章則徂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
其為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
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邪然自是以來猶有竊
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
之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為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
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
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
後者姑錄其槩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
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南軒輟耕錄後序

林克賢

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小史外史實領外國四方之志大師氏掌六詩而觀風使主采列國之風圖以著地里雄都巨邑佳山勝水廢宮故苑山花江草皆所視復也風以驗治忽休聲仁聞頽綱弊政忠臣孝子異端正學皆在紀載也自夫蒼姬訖錄史失其職而四方鄙野之事閭巷之誣不登于國史於是稗官小說野史異聞諸子百氏之書出於羈窮吠畝寄懷寂寞者之為若段成式之酉陽雜俎洪邁之夷堅志岳珂之桎史之類是已吾鄉有陶九成先生博學工文辭宏肆充碩塵慮

消歇飄然有超世之心當前元板蕩越土繹騷先生絜身避難窮居野處嘗操觚遠遊歷南北大河之交而流寓於吳淞足迹半天下觀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古今之遺跡風氣之變通世道之污隆文獻之缺失與凡丘陵墳壠臺池寺塔殘碑斷碣荒烟野燐鬼魅巫魘之墟無所不至至則探幽吊古徘徊悵望隨所見聞輒為紀述積累既富彙為若干卷題曰南村輟耕錄其感時觸物緣情寓言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多有關於世教非徒資於學士大夫之口舌而已是錄也其古四方之志列國之風之餘意歟惜乎去古已遠太

三台文獻 卷之九
史茂聞尚幸吾徒之好事者嘉其編摩歲月之勞盡夫
人情物理之妙競相傳錄以流布於人人夫何傳寫不
一訛謬漸多求其善本蓋罕見也某從兄少司寇公從
故家宦族得是錄公餘親自雘校精書以藏天順己卯
述職北上間示所知今都御史張公時為吉就模而寫
焉明年公即東廣遂行濂泉書院將梓行以廣其傳然
而此方多事未暇速成良有待也乃今承簡命撫全閩
而是刻畢工摹印寓至揆今十有六年書始成以終吾
兄之惠則斯文之顯晦亦有事機之會殆非偶然也公
以兄契家故爰進某立庭下俾序其所以於乎某豈敢

易於公之言哉然生於陶先生百十餘年之後居相近
之鄉恨不及登其堂挹其聲光之盛以覈其所錄之是
非其將何以為言哉故特述其關於世教者塞命俾後
有考焉其間亦有繆悠幻妄傳會不經之說在後之秉
史筆刪定以資夫外史之未備庶幾有補於風化者蓋
深有望於公也

三台文獻錄卷之九

三台文獻錄卷之九
序
...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

序
...

景泰中予在邑庠所與交者陳君儒珍張君存茂王君

希文應君志順高君廷美謝君世懋世懋之從子鳴治

林君克憲克憲之從弟一中凡十人皆於予為益友既

而予與一中領景泰丙子鄉解鳴治領天順己卯鄉解

庚辰予第進士官工部甲申鳴治第進士官翰林丙戌

一中亦第進士官刑部則成化三年也於是予三人者

幸相與同朝踪跡日益密誼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

門墻同里巷公退無事則或引壺觴唱酬以自舒如是者無間旬日時或以事相違遠則惟離群索居之懼凡所請益所勸勉所規戒率皆於往來詩牘焉發之如是者先後餘十年如一日雖家人婦子亦皆知通有無急患難曾未嘗以彼此爾汝而相織芥也予雖涼薄而歷工部以至今日前後無顯過亦惟多二君之助故吾鄉稱一時布衣交游之盛必歸予數人者自前輩稱宦途契好之真亦必歸予數人者今年春一中以推選得僉憲福建予固喜吾道益有為而得專其施於一方也而不能不眷眷焉者夫豈私情哉昔人謂江湖之憂一中

以之而其在朝廷者吾二人蓋未嘗無焉雖然予所與交茲十者世懋已即世儒珍存茂克憲尚淹庠序希文志順以上舍生鄉進士相與家居而廷美方入南雍曾未數十年而皆散落不常若是而一中復奪於王命以去予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因與鳴治取嘗往來詩於一中者凡若干首序錄之以遺一中用識久要之誼噫後數十年試取而讀之吾十人又安知散者之不復聚聚者之不復散惟親不比踈不忘窮不屈達不驕庶不忝于前聞人而子孫亦得以世講之不忤不然亦奚貴於斯錄哉

三台文獻卷之十
黃孔昭
遜志齋集後序

黃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彛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

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沒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顓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

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重刊宋史道學傳後序

陳選

選昔為憲臣承 上命總學政于徐揚冀豫之域得與諸賢游日以聖人之道相講明將反之以修身而致用選未之逮也而諸賢咸知鄉方有遠到之勢焉離索以來睠懷昔游寤寐不忘特刻宋史道學一傳冀以資進學於乎尚深考程朱師友之淵源求至乎聖人之道哉小用則善一家大用則善天下幸毋以已知已能者為已至也傳序謂程朱正傳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其言可疑夫明善則格物致知之功誠身則誠意

正心修身之效非格物致知之後復明善誠身以為要也聖人之道純粹至善之理而已矣理蘊于心而形於事人多昧焉而不能全之程朱之學以敬為本敬所以凝是理於身心使其常明焉而不昏塞常全焉而無欠缺也豈惟程朱乎孔門之教固然矣主敬以格物致知即孟子求放心以學問也主敬以誠意正心修身即論語修己以敬也靜而主於敬中庸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致其中也動而主於敬中庸之慎獨以致其和也蓋學問所以窮是理修己所以踐是理中指理之在於心和指理之在於事故為學而主於敬則心常惺惺而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四
存心存則纖毫之私着不得而萬理自森昭於日用動
靜之間以知則明而通以行則正而固矣敬也者其聖
學始終之要與敬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
存靡他其適者言執事時敬如此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萬變是監者言操心時敬如此須臾有間私
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者戒夫不能敬以存養之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者戒夫不能
敬以省察之此則主敬用力之方也雖使孔孟復生與
學者語亦無以易此世之名士者孰不祖孔孟而宗程
朱及考其所學多役志於文字之間否則真心於虛寂

之境殊與程朱不相似嗚呼以如是之學而欲有夫道
此與樞行於南溟之壖而望至于恒嶽之顛者何異諸
賢念哉學以敬為要而日新不已道將為爾有矣

小學句讀序

陳選

昔二帝三王我朝一祖四宗之道統聖天子既
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驚虛文無以贊道化也復慨然
俞商相國之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
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
成其身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
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蓋亦思

所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
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
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止其辭而已邪讀明倫而知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
其事焉讀敬心而知學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
食之節必嚴諸已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
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
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化道則國可
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
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况騫虛文
乎夫為學而不嚴諸已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
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國家天下何補哉於聖人
之道何所似哉選學也晚道未知聞以奉 詔來總中
州教周還多士間有一朝之義故敢句讀是書相與講
而行之期底于成以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若四方
之士則惡乎敢

懋齋集序

陳選

吾叔懋齋先生示選以所著詩文藁且俾為序固辭而
弗許乃為之言曰詩以示志也文以明理也作之為難
知之為尤難朱絃䟽越之瑟人皆知為文王之德音也

而其穆然深思黯然黑頎然長者則鮮知之山玄水蒼
之佩人皆知為天下之至寶也而所以為仁為知為義
為禮樂忠信者則鮮知先生肆力於文與詩七十餘載
矣其運思也深以遠其屬辭也數千言可立而待選非
知文者奚敢妄品藻於其間哉昔韓子之文李漢序之
歐陽少師之文蘇長公序之鏗然黃鍾倡而元間和也
炳然鼉采在左而夜光在右也聯輝並燄於數百載之
下觀者起敬選非能文者而序先生之文是吹葦籥以
合黃鍾之音編珉珎於鼉采之右寧不貽觀者之誦乎
雖然詩與文不敢評騭難乎序之也而學與行則可言

也先生孝乎於家誼孚於鄉周覽群書解其肯綮而孺
其腴鄉之俊秀執經來學者先後千餘人有司三辟為
儒學訓導皆不就其學行之善卓然蓋一鄉也孟子之
論尚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誦先生之詩
讀先生之文者當致論於斯先生名睿字從思陳其氏
而懋齋其別號也淵源之所漸得之於先布政使勿齋
先生云

送應王相致仕還鄉序

王朝卿

貞元中楊巨源以年老去位韓昌黎送之以比疏廣受
疏氏在漢人共言其賢楊巨源在當時疑亦端克恬雋

之士然托昌黎之言至今人亦賢之天台應潤夫方以老成為寧藩相一旦以年滿七十亦求歸其鄉舉僚屬吏留之不可乃白于寧王王留之不可為請于朝天子嘉之勲階而累進之詔可王請賜之歸時士夫亦崇酒升肉張祖于江之上車馬亦數十兩見者亦或嘆息共言其賢人有為之齋資者亦作為歌詩以送之衆屬而和之者亦如一詞嗚呼韓昌黎以古今人不相及今潤夫之賢疑不減於二氏惜無昌黎之言以為之傳誦者潤夫能歌詩善屬古文通禮經學禮經者爭師之仕于時五十年其知足以造謀其庶足以遺聲利其祿奉

足以仁于三族今其罷也有所於歸豈不真知出處大丈夫哉余嘗童時已聞潤夫名潤夫官于豫章幾二十年以故余炙之甚孰比余第進士潤夫已退亦謂人事之代謝乃如此嗚呼今之時苟無韓昌黎潤夫之賢亦不可傳也余故亦言之以俟後之昌黎子

石壁諫垣稿序

夏鍬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厲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畢矣

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紆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効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友石壁龐先生弘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毫楮無留素事來不去勇於擊強亦幸孝宗皇帝清心望治君臣上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直直無不聽用即有不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効在當時自可想見夫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眉展意論說失得無他有名何患不為既而

一時敢言之士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諫其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為之固非有神鬼縱使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孝宗直言由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貫而愴然於無事之鄉也石壁嗣子櫟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之謂予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泮字原化石壁其別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七以卒

送王龍淵報成序

夏鍬

皇朝沿古為治百司內外凡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祖宗五朝法行在初共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湔除且不暇以是正職收輯歲功其尚可也厥後治煩其目教逸其本土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為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由是率用忘民以逞行事共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夫罪莫正於以臣欺君法莫撓於以君受欺而不問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舍是不力而矻矻以終歲雖復儼然在位要為皆欺之道也是故臣之事君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共職一

人無不可對人言者一人夜則焚香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行事共職不欺矣由是上功報成崇飾掩護不立一字擇言實書出其肺肝具在什牘以是為臣之見君可無愧色事有經而民安業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馬服物無不可也反是黜之背之亦無不可也由是言之今日之事可知也已有不欺者求一二於千百吾尚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公行身以清馭民以簡嘗視篆吾邑既至先理濫費民得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留予以古稀之年十一在外令之去來吾眼中不翹多也間雖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亦未見其快心明目如
今日之事民旨公之政久欲得予筆為公頌章言出而
事不至蓋有待也今茲公有報成之行卷軸贈言實由
士林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否幸其人
誦予之言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少補若所論公殆可言
確既以定群走之士并又為銜惠之民論所事也而書
之

海山歡頌詩序

夏鏞

良子弟出而憂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為利勸不為威止
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內休謐天下

恃以無事隱然方國有人而取重焉嘻此豈非賢父兄
之所為教更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邪夫仕宦
而及其親之存築養堂於廨次迎必致之朝夕承歡如
在家畿既不忘君又不遺親夫生世不可必得之至願
幸而得之豈非人子一大快而百念俱廢者邪雖然使
民心不悅於其上其勢必將胥怨以及其親吾見門屏
於此內則烹金饌玉列竹屯絲疊綵幢篚之儀與軒蓋
爭赴外則蹙額舉皆群指偶姍怨嘆呻呼之聲與歌鼓
接嚮養於治所而忘民以逞此殆尤非所以厭賢父兄
之望而有其教也然則必致其親於治所其法當以民

心養以致樂斷斷不易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
改官再起為吾郡二年於此政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
民財叅覈節均去苛挾獎民間一毫不入奸墨筐篋中
臨事慷慨有所未愜無論上司記牒往復必出於我民
心欣附至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為期差之年亦自
謂眼中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亦自侯見之
若侯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寬民者邪賢父兄
之所為教而望焉者可必與否何如也今年某月日愚
逸公以迎致實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侯
貴烏紗白髮坐閱觴酒詔服金緋蓋異數也民心熙熙

誦聲將作方患無事可假以見意而公至矣於是闔郡
鄉大夫暨士庶咸動目竦意翕然既作頌聲流於六界
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睹民樂重以同
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購冊軸錄繪事用為群言籍名
以其實曰海山歡頌既又以書幣抵餼俾為之序仍屬
本縣丞素仕敏督視催發至日以薦觴酒於乎人才難
得鏃適念之於此黯然慨慕寥寥遠賞得一人而醉心
焉豈但同衆人恂恂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
為之序夫亦使世之欲迎致其親否則凡有父母者由
吾說憫然不敢易其民鹵莽其政而民德其上矣

贈中丞趙公榮還南臺序

秦文

正德乙亥甘肅巡撫右副都御史趙公奉命還于南臺道陝城而駐節焉時三司諸大夫治觴灞陵奉餞序進酒既三行公曰贈余何言諸大夫曰聞諸秦人歲癸酉河西大饑營兵流竄部落弗守北虜西番存食堡塞罔或威憚土魯伺間掩襲哈密據壁奪符若履荒境自公下車曰歲匪殃在人悉索屯租稱貸富室䟽請內帑會口給粟猾胥阻謀居者以食竄者廼集曰吁其來余其汝訓廼修伍兩廼授武經廼定邊防惟明惟威惟允克斷罔怠北卻虜騎西竄番酋爰統我軍蹈蒞土魯宣

示天子威信罔弗俛首帖順歸我璽符奉內璧壘哈密獲復厥宇翰我西偏公茲戎勛其可晦泯公艷然曰否哉惟時滋懼勳哉請之故曰外寧內憂惟帝其恒厥攘却匪艱經理惟艱大夫曰諒哉虞司空禹返自征苗振旅班師賁帝敷教陳羽罔恃兵革周冢宰旦東征既歸奉獻敬所小民之依諷颺祖績幹回冲王之心登于斤明公茲棹龍江翱翔鳳臺歷覽遺墟感慨六朝興替盪暢襟懷增進忠慮用紆奇謀奏薦闕庭以禪至理追踪往哲罔俾專美在昔亦惟公公曰唯唯敢不祗承祝規夙夜時敏大夫曰允若茲國民永賴亦越厥戎

助保繹無疆惟吾儕之光亦惟秦民之望

明山草亭詩集序

蔡潮

洞庭形勝名天下其間雄蟠傑峙磅礴後先勢與洞庭爭奇於寥廓之天曰東山明山也徃徃孕毓英雋以經濟出以全節歸跡其通塞進退之際而氣運之否泰民物之休戚闕焉豈偶然哉若大司馬東山劉公少司徒明山王公風神之凝峻器度之淵洪其文章行業皆足以鳴當時而傳後世殆與洞庭湖山之勝相長雄於無窮無乃名山大川之靈莫能自致其福澤於人故特假手豪傑以畢其能事邪傳曰人能為天地之所不能為

世固有是理也當正德丙寅丁卯間逆閹倡亂貽禍衣冠二公竟以直道峻節相繼去位時以為屈在道則伸是集所載則明山先生致政時諸名公贈言也先生名儼字民望世為華容人其始家食時作亭茲山以修以游涵泳聖涯之暇見夫容納百川傾注溟渤浩乎朝宗之義澤物之仁具斯亭矣已而捷高第歷郎署晉陟卿佐雖身沐恩波心沛德澤而江湖廊廟之念固未嘗忘情於斯亭也及乎功成名遂而身退也集雅故訂詩盟載酒談棋追尋釣遊之跡而適其所適亭之助居多焉時或颺狂濤涵舞怪騰妖煙慘雲淒引睇長安而不可

見所謂處江湖而憂其君庸非斯亭有所事乎夫人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古今之通義士君子之全節也明山主人始終何負斯亭哉世有膏肓泉石沮焉而不出亦有沉湎榮利溺焉而不返甚有發東門之嘆興華亭之悲徒遺憾於千古者曾可想望斯亭之風采邪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邑博士徐君大用哀次是集以傳于世未為無見也觀者無徒尚其文辭而已

臨海縣志序

蔡潮

經載道史載事均為文也為文不關於世教雖工何益

哉古今俊麗雄偉之作何可勝計而春秋獨擬諸化工綱目則之史家推為宗祖繫世教焉爾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所以稽往古厚風俗世道之升降人心之勸懲繫焉輕軒乖張是為怨府徇私傷濫是為笑具踵襲空踈是為漂說弊斯極矣奚以稽古善俗為哉蜀劉侯大直治教洽吾邑患舊志不愜意且曠闕踰四紀文獻多所遺逸毅然以脩輯為己任乃禮請鄉縉紳余文選寬高憲副貢亨主其事選庠彥侯曾唯吳應台梁棟陳朝明協相焉於是博采群書詳詢耆舊會萃而損益之公是非嚴筆削舉凡立例準繩三史命意屬辭根抵

三台文庫 卷之十 十五
六籍其於君臣夷夏之大分忠孝節義之宏綱一以春秋綱目為法而拳拳注意焉間出所獨得以為序贊盡祛群志之弊足以服衆而傳遠雖達之天下可也時鉞梓過半劉侯膺 召命入諫垣衆方以束稿散工為慮繼而武陵陳君仲錄以節推視邑政慨盛典不宜中輟乃咨于郡守南康周公志偉暨貳守南昌朱公世忠和衷協議益廩餼集梓工鉞束稿再閱月而告成于時新淦胡尹叔庶適抵任預督助焉一披閱間善善惡惡之嚴令人感發興起而狂愚弗率者亦自沮喪不暇是大有闕世教也豈直士風人物之有稽典章度數之足徵

已乎抑斯舉也始幸創之有人中則慮夫失望末復抵于有成典章絕續乏會人文顯晦之機無乃有數存焉誠非偶然之故也是不獨創義修輯之可喜而成終畫一之為嘉是皆可書也當劉侯別予時嘗以序見屬爰次第其說俾來者知所考云

賀熊大巡平寇序

應良

嘉靖己丑十月劇盜起山東至相率部伍署號揭旗殺官卒支解殉衆肆掠境內時大蝗饑饉徒暴客翕翕扇動齊地大震維時監察御史磨溪熊公奉 命按茲土至方閱月歎曰是將為國深患不惟東方憂亟疏以聞

三台文獻 二八卷之十
廼博謀密斷檄群僚授方畧誓必撲滅毋逸出境士既
振厲賊乘新銳索戰屢敗遂擒渠魁戮群醜購捕餘黨
逾月悉平先是廟堂上議以能御史必稱委任宜遂詔
之報可已而捷至 上大嘉悅出內帑金二十兩文綺
四表裏以賜於是侍郎竹澗潘公都御史梅谷劉公暨
藩臬諸君子交賀且為文若詩昭厥功見廟筭之明而
歎 上以禮使臣之厚也良嘗備員太史後宜叙次其
事夫惟成天下之務者莫大乎豫昔正德辛未盜起近
甸毒徧中原流蔓荆楚大江而南至屢 命將集邊兵
竭轉輸歷三載甫定而元氣命脉自是一耗則以不豫

之故耳向使當事者圖善於微逆折萌芽宜不若是烈
然則今日山東之舉賢於百萬師甚甚 上仁同天地
軫念元元若恫瘝乃身而為之臣者事不辭難以謀斷
濟師以神速致功無遺後憂為君父憂斯不謂忠乎是
宜簡在聖心晝日三接群公大夫喜談樂道之也 上
銳志堯舜之治以垂我 皇明億萬世之基豐亨日中
幾以成務維其時矣翊贊聖謨唯忠賢是賴熊公所為
豫于山東者其將為天下豫乎

壽大家宰王公序

應良

正德乙亥秋九月晦日為大家宰王公實翁先生壽辰

予友徐兵部曰仁以書來曰子盍有言以為賀也良聞之矍然作而曰良也昔從公之子陽明先生游陽明於良實有開先啓迪之功師資之誼者然則拜公賜又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賀而致其辭曰士君子立朝莫先於出處之正良自少時聞公有濟世大才然公嘗為侍從為大臣矣不少槩見何也公早以文章狀元及第循資累官平生介然孤立耻作時流因緣攀附浮沉之態是以忠而不甚親受知先朝而不甚用晦焉曾不少試迨晚登大位值逆瑾霄焰時遂潔身歸而為越中山水主矣出處大致何其明也敢以是為公壽又曰公之歸

也八年于茲今壽七秩矣鬚髮黧然神志氣力逾壯時此其胸次益可想見然則公自得於天與天之錫公者何如也而公為老萊奉太淑人九十有六之年此人世所稀見公之樂雖天下何加焉敢以是為公壽又曰世祿之子勲賢者則亦有之矣而我陽明先生反躬力學偉然一代儒宗斬伐荒蕪開闢塞路明孔孟之道以淑其身而與海內有志者共焉此公餘波所及澤未易量也夫古之君子其於修己奉天至矣大行無加焉窮居無損焉此其中必有不言而喻者公家庭淵源所漸深也公雖退天下以為重而不以為詘陽明大卿仕于朝

三台文獻 卷之十
天下以為慰而不以為榮則公父子所繫於天下而天下所望公何如也公以其道壽其身壽若子壽天下後世敢以是為公壽某也東南愚儒耳其未嘗以言語文字悅人父矣公父子於我為有恩也其所繫望於天下後世甚重且遠也吾將以致吾私而以無疆之壽壽公也敢不寓情於言以從賀客之後

贈東橋顧使君序

應良

正德辛巳暮春東橋使君以詩來曰久懷滄海釣猶繫赤城符於是使君刺台三年矣方以績滿戒行僊居令曹君廷佳請曰自某為屬吏使君稟約束聽指誨以惠

此邦之民今而往如瞽失相病失醫若之何願有言為我致謝且以寓我民之思也余曰然古有之蒸民梁山以贈行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規有位也古之君子其愛人也厚其待人也重其處已也忠余不佞使君以為樂正裘牧仲敢避荒陋嘿嘿遂無一言為報於義得邪古今有才者患無其志有志者患無其才使君之才卓矣煩而整嚴而恩窮簷凋瘵之民實賴焉抑不自賢夙夜勤于有位非有志其孰然邪天之生才使以勞人非使自逸也用之大小成功之多少固隨所遇苟曰我將歸隱焉若天意何而國家奚賴焉良病且愚竊伏衡

茅時聞當世君子盡瘁國事者未嘗不慨然感頽然流汗况如使君者哉昔文正范公大忠大義動天地絕古今亦其先憂後樂之志有以濟其才公非使君之鄉先正邪予恐優游遁思北風之思動乎其中而斯人將不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海霍公被辟召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海霍公以宮端自南京禮部尚書召時侍郎涇野呂公慶賀入覲郎中某等舉故事屬予為之序蓋聞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求異乎人亦

不能獨異乎人惟世不皆君子也始愕然異之爾何則徂於故而不可卒變者俗也側世憫俗必欲救其弊而歸于正者君子之心也亦君子之責也夫以久安難變之俗一旦欲起而救之奪其所安強其所逆雖賢者不能無難色况於衆人乎故流涕抗疏如賈誼而以為狂敢諫守節如汲黯而以為蕙不動聲色計安社稷如謝安而以為矯習使之然也由君子觀之則數子果狂乎戇乎矯乎是故以言乎俗君子異乎衆人以言乎道衆人異乎君子孰是孰非當有能辨之者矣公少負奇氣既登仕籍慨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遇事風生不避怨

三台文獻 卷之十
二十
謗人用是徃徃以立異訾公以予觀公之所為皆君子
常道也姑以其大者言之今上入繼大統禮官主濮
議謂上不得考獻皇公時為春官屬力辨其非惡
於當道乃引疾去已而申公議者隨至上特從之殆
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益堅終而翕然隨
以定者乎禮成召公于家拜翰林學士辭不獲尋拜
命為禮部尚書誓不敢受同進者強之不聽辭益力不
上知不可奪乃已公感遭遇每有所見輒形奏疏屹然
必欲以動烈自見而於文藝固不數數然也秩滿進吏
部侍郎益厲公庶朝無私交門無私謁臧否黜陟公議

至堂雖長僚不得專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想望其丰采
比轉南部尤以正風俗為先務毀淫祠黜偽僧辨教坊
良賤禁喪家糜費禁婦女出遊禁士庶僭踰禁有司買
物多取積襲之弊為之一變殆董仲舒所謂為政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當更化而不更化雖賢者不能善
治者乎此皆公持已之廉為國之忠蒞官之恪非分外
事也公之心上獨知之故宮僚論薦始不及公而特
召公者上意也昔賈誼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公
者非正人乎他日太子正而天下定非公任而誰任
力

三台文獻 卷之十
邪或曰：皇太子幼未就學，而上將以輔弼煩公，乃若所謂休休有容者，不知何如耳。曰：噫！予以休休有容為兼愛為玄同，漫無可否乎？吾嘗聞其說矣，無親疎無貴賤，無恩讐無異同，公焉而已。不察細過，不念舊惡，不逆將來，不追既往，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恕焉而已。若夫不擇賢否，不辨是非，一切務為包含，以悅其心，乃惴惴焉懼人議已，求以自全者之所為也。曾謂君子為之乎？雖然，吾聞為治貴識體，有群臣之體，有大臣之體，有有司之體，有輔弼之體，公識此久矣，尚可以其平生之諤諤為他日疑哉，敢拜書以質公。

陽明先生存稿序

黃綰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韞諸人心，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為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為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為明，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為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為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為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為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網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

老釋之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為學久之深有
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自求於道克
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
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
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
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
地燕處之時雖一警一歎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
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
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
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

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唯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
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乃
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姪檢粹而編訂
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釐
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
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不亡矣

易經原古序

黃綰

易者三才之道聖人之學憂患之樞也有先天有後天
先天之時以氣流行憂患尚淺後天之時以事成用憂
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趨避先天以天

三台文獻 卷之十 二十三
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為象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效
法非此則憂患興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終于天
地觀天行健以自強不息觀地勢坤以厚德載物後天
以言動制器卜筮四者為事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趨
避非此則憂患甚人道危趨而避之其要亦始終于天
地為知崇為禮卑崇效天以厲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
天後天之教予少學也觀其卦考其圖玩其辭繹其義
昧焉無知也中涉世故乃試于世初見不誠非理之異
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皆憤
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既知情疾輕肆之不可則反

而脩諸已脩諸已未得每遭毀譽機穽之交則多鬱鬱
疑思幽憂困心若無所容其生者則進之于窮理盡性
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然猶未也又求而進之則
見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無容窮於
我無容盡於我無容樂於我無容知於我乃一而無二
矣惟良其止止於其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以觀凡象
以進觀天健以進觀地厚又觀辭變象占以進觀天崇
以進觀地卑然後動靜可不失其時其道可光明矣然
亦不敢為足實不知予之為予易之為易聖人之為聖
人衆人之為衆人執此以往以履憂患惟健惟厚惟崇

惟卑之當孳孳日見其未已然後知易之在予皆因憂
 患而得之學之不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諸圖
 有圖無書為伏羲易以彖辭為文王易以爻辭為周公
 易以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
 易又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
 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
 舜周易之韞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
 艮以闔戶之坤先闔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
 商連山歸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錯于繫辭者則歸
 之文言其繫辭之錯于說卦者則歸之繫辭及凡錯者

皆正之皆詳于各篇歷數十年敢以平生所得之艱難
 者釋其義或先儒之說有同者亦不敢廢謂之曰易經
 原古故綴以俟君子茲述其槩云

書經原古序

黃綰

古言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過於唐虞三代言君則無
 過於堯舜禹湯文武言臣則無過於皋夔稷契伊傅周
 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
 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為功業而不知所以為功業
 知為道德而不知所以為道德夫功業由道德道德由
 其學其學由於其心必知其學然後其心可得知也蓋

自伏羲以來以良止啓存心之法至堯以允執厥中示
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幾康明
允執厥中之要至湯文武以欽止良背明建中建極之
要其實皆良止也苟得其要雖在數千載之下可見數
千載之上今予生數千載之下竊嘗妄意欲窺當時君
臣功業之大道德之盛每恨不獲生逢其時早嘗有志
寤寐景行黽勉從仕雖幸有遭命與心違歸卧窮山掃
跡蓬戶乃取典謨訓誥之文反覆微言潛心歲月一旦
恍然若有所啓若見言外之旨目擊其君臣雍雍濟濟
咸德仰思_和與揖讓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見其道德高

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載物之所不能載
悠久無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順萬途賢愚萬類公私
取舍皆不出其範圍於是喟然歎曰斯學既絕如斯道
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業所以久不見於世予何
汨沒抱茲俯仰耿耿不能自己乃訂其文之錯簡與篇
之錯簡隨所得或因舊聞為箋名之曰書經原古庶幾
其時其義燦然可明以俟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
於斯云

詩經原古序

黃綰

詩合於樂古之教也夫子定樂合於詩當時在門弟子

莫不知之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喪而大義乖則知之者鮮矣故後世詩分為四家而皆謂樂經已亡由此言之則世不知樂矣夫樂既不知則詩亦不知矣何哉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求而依之聲聲求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以此為樂而詩在焉周南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嘗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用之闈

門鄉黨邦國二雅二頌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積累故嘗協之鍾鼓管籥以為朝廷郊廟之樂用之燕饗薦之神明以志感志聲律音無不相感聲律音無不相感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共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變化養其性情而莫知所為者以之事神上下和應莫不孚格此詩樂之所以為教所謂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古先聖王教胄子之必先而移風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國皆九州之舊域皆有古聖賢之遺教其後君非一人賢否不一教化亦異風俗不能不變然聖賢之遺亦時有存者

三台文獻 卷之十
二十七
或賢人貞婦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時有可
感或事有當憫及夫公劉之肇基王業周公之克艱王
室詩之得失皆可見也此雖可絃歌而樂不常用但用
之諷志以備觀省勸懲而已故夫子特舉其籍而討論
之皆因其舊去其重複正其紊亂明其善惡以為萬世
教化之本予少學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頌合
樂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國於後去其國風之名謂之
列國亦因其舊也魯之有頌實僭天子禮樂夫子魯之
臣子故不削使讀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國以明夫
子之志庶幾詩樂之兩全他詩之不雜總名之曰詩經

原古以俾審音諷志之有攷陶鎔乎格勸戒之有法以
俟學詩學樂者之兩得也

春秋原古序

黃綰

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書也孟子嘗明夫子作
春秋之志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則春秋
史也而可為夫子經世處變歟曰史載當時天下之事
夫子觀史而見其義因義而見其所載之當否其義有
關於天下之故者則書而存之所謂夫子筆之也其義
無關於天下之故者則削而去之所謂夫子削之也或
筆或削皆觀其義因其義設以身處之以權其輕重定

其是非則當時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經綸裁制之宜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處常易處變難君子之道本諸身原諸天是之謂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繼在上周召畢陳相繼在下以身奉天綏德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是王道之行于世猶元氣之足于身而百病不生故曰處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厲相繼在上榮尹番聚蹶擣相敗在下以身拂天播惡諸侯流毒氓庶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是王道不行于世猶元氣之不足于身而百病交生故曰處變難也迨至春秋周室已東文武

成康之澤日微天下貿貿百餘年來幸有齊桓晉文者出佐以管仲之輩雖志在功利猶能假王道之名以行而謂之霸雖成周之盛不可復覩而天下生民亦賴之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沒而復亂後雖有宋襄奏穆諸君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晉悼欲繼祖業不久而沒天下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而托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僇臣子之逆妾婦之亂夷狄之橫可勝言而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

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墻難矣窺其門墻尚難况欲入其閫與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說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由此言之則知夫子之作春秋盖不堪世變之感思欲正之無可奈何故托魯史為春秋今欲知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道而以義例之鑿觀之則非所以為春秋矣且春秋之說莫先於三傳而三傳已不能無得失

之議今家傳人誦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無沿襲之弊自漢唐宋迄今凡學春秋者皆不出三傳與胡氏之範圍今甘泉湛子獨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為主痛掃諸儒義例之鑿可謂難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漢儒附會典禮之類皆以為是又以左氏盡據國史而不疑其龐誕此乃湛子瑕瑜之不可掩者予少有志于春秋頗厭義例之錯學之白首忽悟孟子與夫子之言而有省時猶未見湛子之書今偶見之多與予合乃取湛子之書及三傳胡氏叅以諸儒之說而折衷者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雖云經傳或由漢儒附會後儒

曲說皆不敢信必質諸真聖人之經而後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綴此以俟有志于春秋者共云

禮經原古序

黃綰

夫禮之作自天地來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親疎長幼朋友而禮有所錯則禮之制自人倫始矣天地之貴在人人之貴在性性有仁義禮智信故制禮者必因人性之禮錯之人倫而為之條理必合仁義智信出之然後行乎天地而成乎人倫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總三者之綱言之曰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總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喪祭曰吉凶軍賓嘉其載也有籍焉其出也有儀焉有義焉儀以言其節文義以言其理意於人以行乎三重斯湏不可去造次顛沛不可違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謂之周旋中禮瑣瑣器數不與焉拘拘刑名不與焉胥胥祝史玉帛之云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以施之家國天下莫之尚矣雍熙太和所由致也帝王代作質文損益雖或不同然於三重原於天地始於人倫者則未嘗一日有間至周而後大備故禮莫盛於周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孔

子時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觀夏禮杞不足徵也
吾欲觀殷禮宋不足徵也吾欲觀周禮幽厲傷之幸而
魯之史官猶能存之故時曰周禮盡在於魯孔子猶獲
見之故自衛反魯而討論之所謂定禮者定此籍為經
也孔子雖定之孔子無位但私藏而私傳之未及大行
于世孔子歿而微言絕壞亂至于戰國上下恣橫禮益
為當時所惡然孔子所定之經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
亡至漢武帝之世始弛挾書之禁建收書之策禮之篇
章藏于孔壁散于山澤者稍稍漸出如高堂生所傳二
戴所記藝文志所載世歷唐宋至今云古禮或存者惟

此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禮者故六經殘缺惟禮為甚予
蚤嘗有志思學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于篋中以
俟時迨仕而或出或處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已亥投
林之後又以四子諸經未完蹉跎至今始獲措手蓋禮
之為經非若他經雖或錯亂其經之規模猶在尚可依
據尋繹求其意旨而訂定之至於禮則散亡日久雖有
高堂生二戴藝文志所存遺簡然已茫無頭緒不知孰
為先王之作孰為後世之為孰為洙泗之傳孰為漢儒
之附會孰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無以辯之
縱或辯之亦不能全今但據其儀之可觀其義之可訓

者存其什一推而達之求悉貴賤之禮總以三重緝之
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凡言世者以
世為類所謂綱與目者亦次第其間又取朱子儀禮經
傳數篇益之以成一經之綱領總謂之曰禮經原古俾
學禮者知其源委尋其脉絡以為三重之條理以立天
下大本以經大經以質化育庶幾或少補於明時云

詒遠堂詩序

趙淵

潁溪葉守董氏再築堂于祖居之東偏其戚樗散翁者
乃為賦文王有聲之卒章既又為之辭而以詒于余余
曰詩所謂詒謀云者豈曰質武王之遷于鄙而已蓋鑄

京辟雍化已洽于天下其遷弗徒也惟龜正之吉已協
于鬼神其遷弗忘也且其德涵玄默雖弗遷而其所詒
者固在也而無平王幽厲則其孝與昷雖至今存其可
哉夫平王幽厲武王之所不能知也然至是而後一變
一大變則其所詒亦既遠也已矣守董余未前識翁稱
其知詩其將然吾言邪不然吾言邪然之則於翁名堂
之義思過半矣夫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所詒者雖霄
壤不同而其屬意于遠則一則翁所以名茲堂者亦豈
為越哉且茲堂吾不知其朴與華也朴則有師吾儉者
斯亦遠之道也如其華則其親必廓儀必尊可以設塾

三台文獻 卷之十
可以叙族食可以行冠婚喪祭之禮其子若孫有賢不肖者可以大昭勸懲于此使守董日坐堂上行吾言以顯其政而又脩德於陰為之地吾見少習長順歲因代沿則夫大人君子寧不曾出于其間哉吾又見夫鬼神之靈潛襄永祐茲堂殆百世如新也若徒以貯金幣廣宴食隱笙歌而號之於人曰吾所詒者遠也則豈余之所知哉吾嘗怪夫世之人有攘人以峻宇者其子孫乃或肯構又嘗悲夫大人君子有大庇蒼生而自處容膝者其子孫乃或棄基噫若此者其常邪變邪其祖宗之故邪子孫之故邪願翁他日更與議之

東湖別意圖序

金賁亨

江右陽山周公守台之四年化洽譽揚 天子嘉其賢陟副川臬憲事按治重甕將行肆樽俎於東湖之君子堂與一二僚友暨諸縉紳為別惟時甘雨既霽水光空明清風徐徐蓮芬入座嘉禾且稔黃雲遶堤公顧瞻色喜客亦欣如酒半舍席登舟由堂東遡流杯亭以西矩折而南叢荷如櫛或欲挽舟以進公不可曰毋觀物而物病也迺旋而北復于東載徃載來迥若千里或疑思靜觀或錯觴劇飲或高談放歌其趣不同其樂一也已乃相對歔歔咸惜公別謀所以贈公者退而繪為圖命

三台文獻 卷之十 三四
曰東湖別意率為詩歌以發之屬予序其事予曰蓮與湖合而成勝者也語公之德莫如蓮語公之澤莫如湖夫愛蓮說公家宗訓也曰淤泥不染其公之廉根諸性乎曰清漣不妖其公之朴志復古乎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其公之無私而明不擾而治乎曰香遠益清曰可觀而不可藝其公之不求聞而德馨具達不立峻而物罔弗欽乎乃若博大而有容潤物而不匱居平夷之地而立不測之防消未形之變吾又不知公之於湖何如也昔公之來也予與諸縉紳長老遊于湖左公首憇于斯堂茲復即是以別夫豈適然者哉今而後有生于斯

登斯堂者能無懷公之德乎有宦于斯登斯堂者能無法公之治乎吾聞成都之勝有房公百里湖公往而泛舟焉追咏蘇穎濱酒壓郛筒花傳五老之句冥然有會于心展茲圖而玩之於吾台人何如也公聞之曰斯堂也斯圖也其諸左右券乎遂書于卷以別

台學源流序

金音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槩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為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表其墓

三台文獻 卷之十 三十五
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於是二先生名用益顯縉紳學
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
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賢之撤臯
比者於是有識之士覓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
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庵傳
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間若趙然道昆弟則
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
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
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
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

也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象山一師
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
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
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於吾心觀低
昂於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
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
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齋志以沒嘉靖戊
申春暮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乃惕然有感
不揣荒陋遂歸而圖之咨者宿攷傳志搜剔遐隱凡十
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

大賢君子之化為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於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盡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為卷七為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考者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於各卷之末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一
序

送焦僉事之浙序

王度

今制按察司自司之長以及佐貳皆古監司也長以外則有分土然於司事無不當問浙水十有一州為分司者四歲分司入其疆守以下郊迎唯謹至則庭參成禮謝守土不敢怠磬折而辭已乃具民所不便與其滯事而受約束焉分司者又用以考其殿最書于籍是之謂監司專聽司長總要臺諫集謀吏部考成而官人之道滋備於序其始也分司之所賢則罔不賢分司之所不

三命文獻 卷之十一
肖則罔自不肖即有能不見者寡矣獨百執事與有責
哉黃山焦君與予同年友同事于春官既而與予別尋
復同官于南乃今於刑曹爲同僚凡官所與處多善類
而獨與予善則不知所謂矣是歲秋七月浙監司缺吏
部以君名聞補今官初議治水難必得有才操可任事
者論無踰君或曰君南畿人非例也遂止君今當有分
司之責於列郡其職以激揚官屬不使毒民爲務而君
又嘗注意於茲矣是不獨杯酒論說退而托之空文已
也雖然百執事之所望於我者重則所以事我也周其
事彌周其政彌闕否則爲政日益爲名日損是二人者

於君何居乎君嘗謂予曰昧吏不繩是無法也浮費
不節是不有民也不繩而復縱之鮮不爲昧矣不節而
復糜之鮮不爲歛矣信斯言也是君於前一人也可以
觀法焉於後一人也可以觀禮焉法行則畏畏則耻心
坐禮行則勸勸則事有終又以聞于他分司而其風可
知也他分司又以臨其屬而其風可知也豈曰吾浙之
利云爾哉而行之必自吾浙始仕西曹者若干人當有
言爲君贈又度浙人也當以土俗告不以吾土而以天
下公言之也

奉別尊師張先生分教海陽序

王度

度少受尚書于家既乃聞里人張先生之賢改業毛詩
往從之時先生講席者且十餘人先生不以度不類輒
進而誘之俾與十餘人者同業十餘人者亦忘其長不
予拒也於是有呂君道在者尤莫逆至議以妹妻之亦
賴先生一言以定蓋二十年于茲矣中間道在先成進
士而先生始貢明經與度同客京師比先生授官海陽
之明日而度亦以釋褐則其數蓋有不偶然者夫以先
生厚德粹學芥視青紫凡及門者無不各有所就道在
尚矣度小子顧以得聞於平日者竊祿於此而先生乃
就海陽以去亦獨何哉所貴乎達官者其功易所憚乎

下僚者其事難徒以有道存也身達而道窮猶夫窮也
身窮而道達猶夫達也是二者何居焉先生往哉度姑
以前十餘人者卜之也今夫海陽爲潮屬邑昌黎韓子
之澤庶幾有存必有先得我心者語曰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難易之辯也先生往哉度姑以潮人卜
之也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爲準歸于明法守宣德意耳
矣然而按察缺員則不免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
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事十三司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間十三司即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
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閑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
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
拜陝西之命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
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
秦乎秦之法斯鞅者爲之則蹙矣又從而行灞滻之原
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爲除秦苛也微漢民無子遺矣
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吊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

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
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人民之責古觀
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
君能無槩於中邪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臣也
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臣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
取監焉可也今 上仁孝圖治敦裕爲俗內外臣工靡
不將順之矣况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
父老而謂之曰 朝廷所爲用人百執事所爲用法者
凡以寧爾而已爾官母以復讐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
悍而好訐必不得已而或奸于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刑措不難也於乎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壽愚逸秦翁序

王度

台有城郭山林仕族隱君生長于世六十年門乏催租之吏田無負逋之夫居則鼓琴以自娛出則命觴而獨之栩栩然不知身世之少也壯也老也歲時之炎也涼也復不知人事之有代謝也而獨與其隣周氏子棋善以謂棋曰吾觀諸士之習卑卑爾而子獨亢舉業之文靡靡爾而子獨逆殆南宮之潔徒也盍妻諸規棋之義處也猶其初迺輪也其三北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

子揚揚然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他日棋以語予曰若是乎丈人之愚也而智於棋其殆果於求逸而莫之顧邪子盍爲我誦之度曰甚善文固宜我世之爲愚者孰有甚於予乎衆方脂韋視時之趨予獨不爲守俸如株衆方乾沒一飽求活予獨不悅豆羹自啜世之愚復有甚於予乎而猶後後畏途貌先身老兀兀蠹簡夜以逮晨蓋愚與翁同而不及逸也遠矣逸而非愚燕雀嬉嬉愚而弗逸螳螂之癡旣愚旣逸厥志孔一志一不分乃凝於神老氏之所爲壽也而翁有之將愚於混俗而智於攝生者歟抑大知若愚深藏若虛恒情所不可知者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五
歟予聞翁之伯氏爲雪峰先生大雅風槩漸濡惟素退
而與樗菴憤峰二公兄弟師友學明三傳蓄而不施世
以爲愚抑孰知翁固自有其逸哉昔者封君顧公就養
于台子時爲諸生嘗以文壽後十年爲郎留都復壽焉
今翁之寓名見志大畧相同而子姓詵詵視顧益光祺
又抱竒器終必有合俛仰宇宙間無一足以繫翁懷者
率是往也翁之壽未涯也尚能爲翁誦之

送台守李侯述職序 善文固 陳子直

正德三年子直領浙之鄉薦北遊成均于時逆瑾竊政
中外訾訾然凡有言者輒得竒禍居無何南北諫垣則有

所謂李公某劉公某者交章力抗衆莫不吐舌而二公
果見斥去時雖未識其面固已心慕其名矣 聖天子
更化釐革弊政而李公復起專台之城膺簡命也台僻
在海陬民貧土瘠兼以劉氏燔灼之餘民不聊生甚矣
惟公出古意以治之律已必廉制用必節制稅必覈版
籍必明凡可爲阜民厚生計者不惜爲也未幾而庭無
宿弊事簡民安公實父母之俄而江右盜起逼衢聲搖
兩浙朝廷勅重臣以臨之都臺陶公某俞公某議講方
畧凡厥庶尹非老成懋著聲實者弗取連檄下台公毅
然帥丁壯以往審形勢按兵常山以扼賊衝策惟保勝

全安爲務賊果不犯浙賴以全公實藩衛之然則公在朝則爲忠在郡則爲愛在敵則爲權爲勇鑿鑿乎五谷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伐病果何以得此哉公衛人也嘗聞事其節母太夫人以孝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公一孝立而衆善從之矣茲將入覲天朝民惟慮公之不一終惠於吾台也依然若孺子之恐離其慈母者相與謀䟽諸朝以爲普人借寇之舉子直曰不然公之守台固福台矣脫留政府怙冒之下台不卒究其澤乎辟猶東國之人之愛旭日也而欲私之孰知日愈升而光愈

普東國之溫照則固自若焉是則台人之愛公者私也子直之愛公者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

贈郡侯陽山周公榮陞蜀憲序

王洙

二十一年中朝無事沿邊則川陝山岱河朔所在告急萬里戒嚴朝議博求文武才望庶幾南仲寇平仲者憲戎務以重華夏我郡侯周公陽山先生其選也遂有四川夔慶之命維時公之治台也則旣已四年于茲矣蓋公負大賢之資聰睿沉定充之以學弘之以文大之以經濟之畧其治也以廉靜不擾爲主彰善癉惡興利剔蠹翼弱鋤強要之皆實心舉行者以故光輝日新懾

豪右激貪懦平法守懷柔千里如納諸矩吾台素秉禮讓譬若黃鍾一動舊培遺植盎然生意古稱職民牧者治教君師之責咸委成焉道德風烈文章政事缺一不可公其具美乎哉嗚呼川之望公也如旱思雨浙之去公也如哺失乳吾人豈能一飯忘公哉為民者曰徃歲海嘯之變非公則溝壑我矣魚鱉我矣今茲全活歲復豐稔相濟於艱難之時相違於安寧之後其何以為情也為士者曰某輩荷夫子四載之造復舊序延明師正文體或發疑辯惑以開吾迷或稽行崇德以端吾志或吊古訪逸以樹吾風或憐才惜廢以致吾感叮嚀諄切

莫非教也心志甫通範模日久將非公之心乎將非予師弟子之心乎言之咸悵然有別意某進而語之曰公之行也行將恢張（一）聖天子明命運機設策靖夏攘夷不日旋朝以終惠吾浙公之治之教爾輩相與守之則去猶夫留也

贈山南葉侍御巡按江西序

王洙

正德十五年冬長至後三日有風霾自西南來咆哮而北倏忽都城震蕩薄暮大雪九雉冰迸居人不敢出門戶道路僵立咸曰艱哉維時山南子領江右之命以行一山子一江子宿有江山古意相追而送之門之外山

南子曰江右凋靡不宜甚矣茲欲櫛垢爬癢為吾民息其何術之能一江子曰子茲行也其固以車濟乎曰以車其竟以車濟乎曰江河更以舟車必御而舟必師乎曰擇良而委遠道弗能以刻陰雨飄風水澌雪凜皆足為吾行梗柰何曰受之以需一江子曰是知政矣夫以成天下之事者必天下之通儒者也通疑於擾得識而任識疑於苛得量而容三者優於天下矣子舟車維宜者通也擇良者識也需者量也江右其有瘳矣乎一山子微嗙諸公倚而和之少頃風定雲馴斜日漏明驄馬長嘶而山南子行矣且告之曰得便其以是質諸古泉

許子

送陳子伯俊歸雪江序

王洙

朝制勲戚之家為特設教讀一員將以崇理道示規訓也去歲鎮遠顧侯以乏賢上請天子聽其多所掄擇必求無忝是者于時侍御葉子風裁為諸縉紳所敬服遂以陳伯俊氏薦其言曰伯俊余亡室姪也其人朴而不華愿而有禮木石烟霞之氣望之可識忘機海東者已二三十年于茲矣顧侯遂移文走請有司為徵致之今歲正月來視京邸顧侯甚加禮敬至歎息曰先生雅淡足師我也既越月伯俊浩有歸志見白雲則曰吾母

奚似也見草卉則曰吾徑吾廬奚似也見車馬則曰吾
奚以塵擾喧雜爲也遂以在告去顧侯爲繫之弗爲得
卜日且行侍御以余於陳有姻好欲重余言以贈余乃
進陳子而告之曰子茲行也備數善焉舉不避親義不
遺故者侍御也相信以濟相下以咸者鎮遠也遜而不
棄出而不瀆者吾子也一事而善交一行而道舉是回
不必循資歷歲而所謂崇理道示規訓者固可以默成
矣子豈慢無所爲者哉雖然通籍公侯納交勳戚殆非
適然而已固不容以在告終也嗚呼其來也依依其歸
也于于其歸而來也徐徐江湖廟廊吾奚以知則陳子

亦榮且適矣陳子名藻字伯俊號雪江并書諸此以俟
物色者

物外探遊集序

王坊

物外探遊集集方霞洲氏遊黃巖諸士夫相與倡和贈
貽之作也詩兼古近體而文則序記若跋總凡若干首
雖鎔意綴詞言人人異而思致演溢文藻錯綜讀之皆
可喜霞洲之學識諸君之義尚於是乎徵霞洲藏修海
上至是出遊遊僅旬月而所得詩文若是其盛可喜也
已觀其自謂物外探遊且拉孫少梅氏偕行殆將踰江
淮溯燕冀縱觀大都徧歷下壘宣堙鬱而恢意氣有不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但已者則所接才雋逾多其所得詩文宜又何如予未能逆覘而預訂焉雖然天地間皆物也即天地亦物也霞洲物外探遊豈不在人間而外天地耶曰非也人惟役於勢利則動有所闕物乎物而物不勝其夥矣惟其不然則心泰而體舒出塵而離俗太山不足爲吾高滄海不足爲吾廣其何物能累之是道也古之莊周列禦寇最爲得之然其過也流爲荒唐又孔門所不與吾孔子與斯人爲徒而安土樂天心超萬物之上斯其至矣雖謂之物外探遊亦可也霞洲積學有年今出遊以驗其學將莊列乎抑孔子乎其志貞則其沿而進也確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霞洲行矣他日縱遊來歸稅駕海上予當造而叩焉其有得于江山之助麗澤之益者摠爲詩文宜尤精實而宏深非但博收他人之詩與文而已自得彌深而知之者彌衆予想物外之遊左矣霞洲以爲何如因書以訊之云

滁州志序

林元倫

滁舊有志病弗徵前守蓋數謀之未得勝事者嘉靖丙申予至而稽焉則慮如前守會相泉胡子以使事還予夙知胡子喜謂滁人曰志成矣以請胡子胡子曰吾志也乃選學官弟子博達者八人以相再閱月而志成予

覽之終卷曰斯足徵也夫夫郡莫不有志志古列國史也而未有志以史者乃胡子以史志焉叙以代紀事以年紀畧者足冗者剔失實者稽舛戾者訂而沿革是非政治得失人物臧否又各附以論斷詞旨簡嚴真一郡之信史也昔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史之祖也其操縱予奪無少假貸胡子其殆倣是乎胡子始任是事也矢於衆曰夫志將以傳後也匪公弗協匪博弗詳匪慎弗覈弗協弗詳弗覈斯弗信弗信弗傳矣咨訪蒐輯品藻去取無少忽焉胡子蓋以自懼也亦因以懼其鄉之人也凡予輩吏茲土者且莫不以胡子懼也夫有

所懼則不敢爲不善則必日進於善是志也豈惟足徵邪八人者採錄則孟源邵廷相朱鳴謙陸鏊校正則蔣欽孫孚于世材韓澄也法皆宜書

送大叅朱適齋先生東歸序

蔡雲程

適齋先生世居金華四賢之里素以有道稱諸縉紳間其來副滇臬再陟叅藩皆不以家累自隨所居蕭然一室若遊于方之外也余辱鄉曲道誼後每過從焉先生方援琴而歌歌曰噴岫出塵兮發女之山清澈鑒髮兮澗之水振吾衣兮濯吾纓胡勞夢寐兮萬里余曰先生其殆有遐心矣乎他日又過之先生復援琴而歌歌曰秋

風起兮鱸鱖肥秋空邈兮鴻鵠飛膏吾車兮秣吾馬山
中之人兮遲予歸余曰先生其決遁思矣乎無何具情
實懇諸中丞劉公侍御包公為轉疏于上冀速得請而
歸維時天子方悼士習之巧于宦而頑于利也圖以挽
其趨弗得特下銓曹賜允若曰其何愛一人之高而弗
以風天下先生拜命喜動顏色從容就道若荷重負而
始釋焉中丞侍御公並寅僚諸大夫咸惜其去而嘆其
賢相率為詩歌以榮其事屬余序之嗟乎先生豈不信
為有道者哉余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難進而易退是故
三讓而進進之難也以明禮也一辭而退退之易也以

昭義也自夫禮義之不講而進退之無據于是媿阿洪
忍得失並患而違心之行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起家
甲戌進士歷縣郡郎署送送皆著聲實趨趨幾三十年
始階外僚三品其視逢迎鑽刺以速化為術者何如也
叅藩而上為方伯為中丞其官逾尊其勢逾順先生曾
不絳胃而飄然決去其視低回澁縮漫弗以冥升為戒
者何如也夫先生於進退之際奚啻亡愧古之君子上
之重違其志以示礪頑劇貪之極者詎不謂深哉先生
行矣鴻冥鳳舉不可攀矣遐齡茂祉不可涯矣異時道
括蒼以望履絢巍然樹見一之堂並煙霞之表非先生

居邪

蘭社宣聲詩冊序

蔡紹科

高州節推太平少山趙公昔讀書於吾邑之明因禪寺與藩相樊陽吳君吾弟郡博遲齋君意氣甚相得也中分涉宦途參商各天近各先後歸田而限於地不續舊好者垂十餘年矣辛酉歲五月海寇警少山乃越唐嶠望委羽趨避于城南王氏家吾黨聞之喜相率日往尋候仍分番為東道主詠詩論文彈棋投壺呼盧飛觴日縱清歡于時非但吾黨士夫周旋無虛日其韋布逢掖之流亦皆爭拜下風以親緒論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鍾磬在懸扣者自至者非邪茲寇退少山命駕有期少梅孫子亦少山知己乃萃所與倡酬諸什錄於冊題曰蘭社宣聲為翁贈以走忝年長且世交屬叙之走謂以蘭名社取易其真如蘭以蘭比少山及吾黨也宣聲云者情以詩達也其始也喜少山之來而相與歌詠以識情其既也惜少山之別而以歌詠者錄於冊以贈行甚哉吾黨之不忍舍少山也少山又忍舍我而去哉不寧惟是抑可以表久要之情引世講之誼考理亂之跡而今昔之感慨係之矣然非徒騁奇角麗為也少山家子姓皆善鳴歸請以此冊視諸必有鑒別之論而走不

及知也是為序

送同年張士敏節推嘉興序

何贊

貞教忘刑古也以刑肅天下勢也惟刑審克與勢偕趨
吏事也迥德迴風置刑弗服君子也慨自朴蒙空侗書
象而民不犯矣自於刑逮德下衰訟興而刑昉刑非聖
人意也勢也厥後刑家狗勢而不究本徃徃以習明尚
斷務矜為良吏一為覲德之說則相與詆嗤以謂迂濶
難行悲夫茲仲尼所以有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之嘆乎
東臯張子以進士典推嘉興郡問余所以事刑余曰刑
凶器也夫民可使覲德弗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

亂今之善刑者不過曰明摘隱伏斷不留獄矜以哀庶
戮不辜而已三者吏事也雖中人之資皆可勉強而能
孰若章志貞教還民不爭并所謂明斷矜弗用之為愈
乎昔舜語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臯陶
復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夫無刑
好生上信也協中不犯下順也上信下順古也今之民
即古之民豈盡淪滅乃心弗可教導乎惟所覲之異致
故也余願張子修舜臯之道以理嘉郡之民導以仁不
使相賊臨以正不使相詐蒞以廉不使相效訓以讓不
使相能如是則民不爭而無訟無訟則刑措而不施是

張子處今世行古道良吏云乎哉夫一郡之心通于天下者也天下司刑者之心通于張子者也張子化行一郡天下之欲爲張子者皆將取法張子以化若郡民是張子之道行于天下而天下可不事刑矣豈曰小補之哉張子行端而靜言恭而信博學而守儒多才而巽志可與復古者也余故不以良吏期張子而進張子以聖人之道張子虛受人者吾言必有合乎哉是爲序

理寃傳後序

許仁卿

人有恒言皆曰刑官無後斯言也其治道之蠹乎盍觀諸治田者狼莠不除嘉穀不生惡人得志則爲善懼矣

蓋天下事顧是非何如利害非所恤也刑苟是矣雖周公滅親不害於義如其非則唐王縱囚不得以爲仁司刑者苟知無後之說皆將倖福於回凡可以長奸縱惡以爲子孫久長之計者無所不至國有若人不亦殆哉臯陶爲士師雖天子父有罪執之而已况國人邪世代邈矣後之有無不可知縱使無後不失爲唐虞碩輔彼深文之吏羅織成獄者固應無後如歐陽公觀不嘗爲推官乎宋之韓愈乃其子也公嘗自言曰訊囚當爲死中求生求之而不得則吾與死者皆無憾矣以是存心雖不求有後古語云仁者必有後亦理固然也吾恐恒

言不獨壞人心術且壞人國家不得不爲之辯

潘省元文集序

葉良佩

潘省元文集五卷舊無刻本予世父東野君得寫本于其先師繆守謙氏曰潘先生文集間以視予俾序之序曰先生勝國時人也以詩文鳴東南而尤長於詩夫談勝國之詩者必曰虞楊范揭其在吾浙則楊鐵崖廉夫其尤也鐵崖序兩浙作者集於吾台取二人焉曰丁復仲容項炯可立嗣後選刻元詩者台獨取陳孚剛中而皆不及先生予不知其何說或謂先生宦遊未甚顯當路諸公皆莫之省識噫其然乎往予聞諸先輩元一代

之詩要當以劉靜脩虞邵菴爲稱首其次則楊廉夫在伯載德機之間揭曼碩殆弗如也乃若吾台則當以先生爲最云先生古詩長短句有李謫僂騎鯨之氣其序記碑銘則模範昌黎顧其才力又駸駸乎足以達之也惜乎遽死于方谷珍之難猶未見其止爾初谷珍寇海上勝國即行省命將合數郡兵討之不能下或曰非潘先生不可於是禮請先生款其門說以逆順語寇即日歛戈甲受命于朝會方氏之黨郭仁本輩素不樂于先生遂相與讒之谷珍使盜待諸隘而害之士林懊恨焉或以先生處無道之世不能括囊沈幾以自蹈于難為

先生病予獨謂不然昔嵇康之在魏晉也蓋嘗散髮巖岫以避之矣而竟為司馬氏所殺要之正人在野固奸雄之所不便也然則先生之遭害于方氏固命也又豈智者之所能周防而豫免之也哉善乎先達林公輔之論曰潘先生莫邪大劍也其光芒上逼星斗而不能保其無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為千金之寶也此可以為知言矣先生名伯脩字省中黃巖大澧人嘗三舉于鄉為省元已而試于春官輒不利死時年四十三云

石梁文集序

葉良佩

凡生而有德可宗歿而有文可傳者均謂之無死吾友

石梁王君之歿也郡守陽山公既為詩二章哭之由輔初脫比于塋凡有事率經紀自公乃輯其文為如干卷曰石梁集序諸端將刻焉間以視予俾校正其訛字予讀之出涕沱然曰嗟乎天之不可詰也久矣甚哉命之無從也吾於君重有感焉先是君以文故名大起乃其偉志宏識天下莫不聞即君亦自負以為古之人奚所不可及也乃厥業亦稍見端緒矣而竟止于是乎初予之敗于官也顧君意恒予傷乃君官弗敗則顧死也而其所以為表見於天下者徒茲文焉爾斯不謂命邪且夫文者何為者也道之聲容也是故象天生形地生動之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以風雷斯為聲麗之以日月斯為容是所謂天文也人之生也傾天地之情是故有動作威儀言語歌泣以為之聲以為之容古者左史記言爾雅醞藉凡以文其聲而天地之聲舉之矣右史記事居而變肆而隱凡以文其容而天地之容舉之矣是所謂人文也易有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且今之與古曠不復相晤乃吾由百世之下以逖觀虞夏商周之故於百世之上一咳貌之微率若耳聆而目擊焉者要皆是物為之也是故觀其廣儉剛柔之氣可以知其風觀其安樂然怒哀思之感可以知其政觀其渾噩簡侈質葩乎浮之界品可以知

其人之德風以動之政以翼之淪之浹之與化入之而天下之教成矣夫文之為用若是其大也顧自東周以還士之有文者往往不窮則死斯誰為之也予莫之能解已予往歲數嘗以文事訪君然未始深言也一日會宿戲龍精舍乃劇論抵于夜分顧不善相下爾比予後悔方圖復要君續講戲龍之事而君則已矣悲夫往予謂君之文似長於記言今則曰否且偃商孟軻氏固記言之文也乃其事具在其言夫君盖有志乎其大者也其故讀其文如見其人焉其志廣其氣方斯國士之遺也乃若辭有險易大小然率皆醇鬯而蔑有譎誕浮靡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十九
之雜思之出于哀樂憂喜故愛者靡所不具然一本於
理義而豔淫慳傷之流失則無也其斯以為君子之儒
乎即後有作者復何所刺譏焉然則斯集之刻而傳也
石梁子可以無死矣

奉賀一所翁金先生七旬壽序 胡士恂

嘉靖壬子吾友所翁金先生壽七旬十一月二十有一
日其誕辰也先生適以二賢嗣主政迎養金陵親友圖
稱賀而力莫能致吾兒子重輩謂予在末交宜構一言
以為壽予曰先生孝故之誠宜於家德藝之聲華於國
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遠邇者人人能言之矣今之榮

就祿養也葛巾野服翩翩僊侶春酒稱祝之間蘭玉芬
芳垂紳擁笏具慶於一堂使先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
其諸子之賢者亦人人能言之矣奚俟於予言哉顧予
之所以為先生壽者非為其身壽也為吾台道脉壽也
台自宋二徐及陳宗正羅提刑以道學倡於是文公朱
夫子至台及門親炙者凡十有八人私淑而知者凡十
有二人故宋太史景濂氏稱晦菴傳道江南而台獨為
盛 國朝道學大明宜有儒者輩出與宋諸先哲並而
惟僅見方正學陳克菴二公而已餘則多文章節槩於
道實罕聞焉先生自弱冠領鄉薦即與竹江趙子杞山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許山容菴應子惕然共奮求明聖人之道靜坐精思一
以文公為宗溯究洛學淵微繼舉進士復求教職授揚
州人皆謂其位之卑而莫知其志之大蓋欲變化人材
自維揚始未幾召入部曹遷督闈學建道南書院以身
為教士方嚮風又轉江右悟時事與道或違毅然求歸
志益篤行益敦日悟精妙凡聲色貨利臭味之欲一不
入於心而道體為之灼然矣氣象雍容言詞簡重律已
接人淳如也識者咸以今之明道稱之茲前所謂罕聞
者於公幸復見焉竹江沒而容菴方陟華安祀山且遠
不獲時覲雖以恂之推鈍亦承刊掖論議時同靜菴教

以學易其倦倦與善之意蓋可見也燕閒則又紀道南
錄台學淵源以引同志其所見大意槩發於贊揚諸公
之後而求進上達之意駸駸乎其未已當道雖文章累
薦漠不為動而疑淡玄默之念猶夫昨也蓄焉既深則
天之所緩其可量乎由是則先生之壽日進而未涯而
所以綿延乎道脉者殆未艾也然則先生之壽身歟道
歟先生名溢海內遠而竊慕者豈無其人金陵之寓必
多同志者然則道脉之壽將復及諸天下矣抑豈特為
吾台壽邪予不能無望也是為序

赤城先生集序

趙大佑

赤城先生嘗自哀所著書以十千類為卷目藏于家其始得嘉禾沈氏槩梓之曰甲乙選稿既而王君廷幹謫貳吾台即甲乙稍廣之為七卷鈔諸郡齋甲乙先生手定節取貴精郡本襍真贗雌黃者或似是之大佑昔從先生仲子河得其全草錄置家笥屬海寇至燬焉頃承留臺之乏過天台復得前鈔合甲乙與郡本參列質校一是皆以先生手澤為的侍御會稽俞君汝虞好古而信先生遂圖所為廣其傳者夫華國之具六籍尚矣嗣是作者若林孰不自以爭雄方駕願其品藻味旨邇之曠世恒鮮以聲氣應求即孟堅之於子長猶隘心焉先

生學古成名當憲孝二朝全盛時稍試輒退遺榮以勵俗乃其履素貞方確然不入錙磷者又足以濟美先公而成危行由之立言名世非具有華實者邪先生嘗言李唐作家惟韓愈氏人文俱傳噫斯其自倫儼矣然退之起衰八代歷唐迄宋始遇六一為之知己遂昌鳴至今先生歿未幾乃值吾侍御樂為暢發潛耀俾繼今作者獲覩其全具其於品藻契許殆速且長視昔所謂若翡翠海鯨繁星五緯宜必有辨於此云集凡正辭二十又一卷加別錄二卷為外集予以廣嘉禾與台之未備似是或寡而夏氏之故亦與有徵焉

愍忠錄序

趙大佑

愍忠錄何愍武君暉之忠也初武君佐幕于台居頃之
倭夷擾海上入逼郡郊君受檄督戰兵潰死之事聞
天子愍焉贈卹之有加等吾台之人及其同梓里者從
而為誄為辭又為輓以歌之哀榮兼識篇章盛張伯氏
昂與君嗣子尚賓咸圖為君不泯者斯愍忠所由錄也
以事出台中謁余一言序之序曰國家久寧久矣吾
淵之東薄山海而居民生飽食偃卧不識戎馬何狀有
司者理爭訟致期督歛以實公庾外宴禮過賓狎絲竹
以樂無事為常度及猝爾變生蒼黃驅不教之衆制挺

而出嬰銳鋒其善潰無惑也君以業文吏又幕僚耳戰
陣非其素也被檄輒往力不敵迺竟死之噫良可愍也
余覽載籍徵諸近事其有身都顯頡握重柄以號分閫
一旦臨小利害屏息惴惴重視其身若丘山曾不自以
為憊至如以死勤事者亦自不少其在司土專職勢固
宜無他誘苟任非素位處下僚而能慷慨死事不辱如
君顧吾指未多屈也雖然古稱忠烈壯夫豈樂其身遺
虎吻博世名哉要皆能先事為備備至不支守死而善
其道足尚也假令易地處君俾得專事分寄勇與謀合
宜必豫有弭寇令圖何至坐令蠢類逼我邪夫人才盛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五十三
衰雖與氣運上下亦由風聲表勸固自有方 朝廷崇
獎忠義不遺位卑即君所自樹又燁燿可傳布如此異
時史氏述義烈之蹟垂世不落莫者君奚讓焉余追思
吾土誼不當嘿嘿於是後矧其家人主我三至遂為書
之頃者兩京比士尚賓與昂子尚訓咸與計偕天道不
遠人要在視吾民觀聽以錫類于邦家由是推之褒忠
者將不止于余言

送立齋應君守漢陽序

立齋應君以進士起家守黃州者再歲矣政通惠洽黃
人宜之會入覲治以最稱比其返也則聞其母太夫人

之疾君蹙然曰吾安能復事事邪迺白臺察乞致其事
而去不可請益力泣數行下臺察者乃為請于朝曰臣
聞地有繁簡人有能不能唯黃濱江帶淮軒蓋衝斥應
其素廉靜黃非其所宜居請得量移為便蓋陽抑而陰
挽之全孝養也疏上未報太夫人竟不起君抱痛以歸
越今年服闋赴闕下復拜漢陽之命以行客有歎息為
君惜者其言曰夫應子者豈其才誠不足以守黃邪即
如臺察之疏其所不能固有在耳漢陽去黃密邇而衝
斥鞅掌殆或過之若應子者顧無所宜居者也豈銓司
者漫未省乎白崖子曰否不然是所以見應子也夫今

制守令之黜陟咸取裁於臺察之舉刺然而臧否之間
固容有過其聲實者彼銓司者孰廉而孰信之邪應子
為親而屈毅然冒不韙之名以去使復在燕趙閩粵之
墟雖亟稱治而黃州之政為所掩者多矣夫永安漢陽
咸荆地煙火相望不越百里跡其習俗利病蓋鮮有不
同者君於是乎儼然臨之吾見甘棠之澤襦袴之謠去
者思而來者悅能不能可表見矣庸詎知非用人者之
意也乎君溫粹冲雅退然若不勝衣至其中之所臧確
乎有所不為也使或少貶以隨俗化蓋其所獲者多矣
奚俟一麾出守再試而後見邪然余聞應君個儻善音
樂尤長於聲詩升沉得喪之間置之久矣茲往也尚將
以其休暇登臨嶂之山泛太白之湖神怡景會賦詩鳴
琴胥與樂民之樂蓋不復知宇宙之為寥濶俛仰之成
今昔矣彼瑣瑣者又惡足云客悚然曰僕誠小人也淺
之乎知應子矣明日應君過余言別遂次第其說以遺
之

送大中丞石塘曾公巡撫山東序

秦鳴夏

今天子銳意治平以名實責吏治尤亟重撫臣之選即
其人非資望兼隆雖廷推置弗錄是歲七月山東巡撫
都御史員缺僉議其所宜代莫如今大理丞石塘曾公

以名上上可之翌日有諫議者奮而言曰夫地有險夷
才有利鈍方今西北戒嚴保釐為急才如魯某不使之
撫大同撫山東哉乃疏請易置為便上若曰弗哉有成
命矣於是曾子牙冠白簡陛辭受勅且行或問於秦子
曰主上知曾公邪曰奚不知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
風紀之首激揚之重任也公以進士起家僅餘十年廼
能奉璽書乘繡轡代天子出而巡岳省方雖才且賢
非受簡知曷克臻此廼公昔以名御史按節遼左恩懷
威懾不動聲色而已三城之變主上嘉廼不績擢貳廷
尉越今而有茲命蓋其所受知者素矣曰然則以公撫

大同顧不可邪曰竊聞之程能絜才因人授任謀國之
大端也審時度勢敦本持末制變之微權也國家重熙
累洽民不知兵北虜乘機竊發寇我疆場蓋治極而蠱
無足怪者我皇上英明神武廟謨如見此不過一指
顧間邊徼可傳檄而定矣顧今畿輔諸郡災青頓仍江
淮徐沛之間民窮賦急嗷嗷然若不可生者慮者以為
山東近連幽薊遠帶淮徐使不得其人以保障之即令
蜂屯蟻集內搖外應其緩急之勢視諸緣邊未易以軒
輊言者是知天子之所以任公與公之所以自任斯
其制變之微權哉不然若公之忠誠天植蹇蹇匪躬上

雖不之命固宜抗疏請往以身殉國奚俟用言者議而後徐為之圖邪雖然險夷不遷者王臣之節也出入均勞者聖王之臣也是故畢公以父師之貴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諸侯爰命入相唯公荐膺簡命歷試諸艱其於股肱心膂之寄有辭之而不可得者山之東豈久居公哉公吾浙黃巖邑人浙大夫士謀所以贈公者屬言於鳴夏顧惟淺劣不足以知公姑述其所嘗語或入者如此

史質序

秦鳴夏

或問史貴詳乎曰夫史昭往詔來者也是故述廢興正

統紀審沿革明功罪上下數百年間於簡冊焉盡之夫惡得弗詳然則病簡乎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是故事不提其要雖該洽其何裨言不鈎其玄徒猥冗而可厭上下數百年間於簡冊焉盡之夫惡得弗簡予嘗愛班固書叙漢二百四十年事僅僅八十萬言其間人聚物業巨阡細疇至今一展卷間赫赫若前日事此其故何哉及觀范曄贊曰賸而不穢詳而有體乃知作者之難而史固未可以易言也宋史成於元臣之手其間有紀有傳有志有表燁然稱一代成書顧其為卷凡四百九十有奇其為言殆不下數百萬豈紀宋事者

三台文屬 卷之十一 二十七
獨宜詳與抑所謂不穢而有體者未之盡也一江王子
溺志典墳蓋嘗有榮乎是比致政家食則悉取而芟夷
翦裁之逾十載而書成計其簡帙存舊十二而典章文
獻靡不具存乃若明帝紀之正閏志道統之斷續則又
超然獨得可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信哉其為良史也一
日出以視夏命為序之夏憶早歲執筆肆太史氏嘗被
詔旨看詳是書因循歲月尋復罷去缺焉未覩成績今
觀王子所著所謂於我心有感感者洪惟我皇上右
文典學超越千古一時海內嚮風華門圭竇之士莫不
肆力述作媲美前猷若是編者其為力誠勤而為功固

不細矣昔者劉昫撰唐書議者謂昫生五代文氣卑弱
之時以故叙事無法詳畧失中至宋慶曆間歐宋氏出
一舉而改易之事增文省士快覩焉而舊簡廢矣胡元
繼宋以混區夏脫脫阿魯圖諸儒實典史局其時與人
俱出响下而王子所著則上追歐宋詐必多讓特其蚤
遜丘園未位通顯無由塵乙夜之觀以成不刊之典耳
雖然夜光珙璧不必同產天下有同寶焉是編既出夫
庸知館閣諸公不有采而獻之以塞明詔者乎書凡一
百卷曰史質者著不浮也是為序

贈郡侯梧岡陳公述職序

秦鳴夏

夫儒者稱叙良吏輒及卓茂予嘗尚論其世其所設施非有可喜可愕痛快人意赫然若神明之為者而何其聲之遠也及觀傳其事者不過曰勞心諄諄愛人如子又曰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豈理道固止是邪抑茂無他材能故其治無可稱道也後之從政者吾惑焉察察以為明事非不集也沾沾以為惠澤非不施也皎皎以為節行非不庶也聽聽以為勞身非不勤也考其一時所樹雖足以焜耀見聞矯誣上下其所入於人者蓋淺矣是故出治有本操術有要世有升降民無古今古道之不復也獨吾民罪戾維揚梧岡陳公以名進士起家累

轉而來守吾郡文學飾治人甚便焉予自客歲家食公視政甫二載則聞郡人士輒相驚告曰侯遷去侯叅某藩政矣或則曰侯遷去侯副某臬使矣闕而起已而復然如是者殆累日暮夫公何以得此於人人邪公行方而智圓外柔而內剛加志民瘼不入義外一錢日平明坐聽事迨晏而罷胥吏鴈行以進帖帖受成訓唯謹事關利病雖豪宗世族壓以藩臬臺使之命唯漠然不動聲色守之如初若夫兩造具備片言而決莫不厭服其心如見肝肺然而推心置腹開諭切至曰如是為法如是為情聽民自便不務深入守其道三載一日推其餘

三台文獻 卷之十一
力以造多士舉善而教食貧以勸士亦津津興起唯勤
唯正以成佳習政用以成課用以最是故始至而民安
之繼而懷之終而若或失之亦其理宜矣嗚呼若公者
豈予所謂出之有本操之有要者邪明年歲丁未寔當
天下述職之期公戒行李且行郡倅栢巖張侯問言於
嗚夏予惟唐虞尚矣三代以下唯漢治為近古然自宣
帝綜核名實一時良吏雖彬彬而敦龐渾朴之意衰焉
光武中興倥傯戎務日不暇給首唯卓茂是崇是長其
所以挽治機以風曉天下者有以也明興爰及嘉靖天
子臨軒銳意更化故吏治率尚明作比者詔旨頻仍若

欲補偏裒敝以綿國祚於有求者以公治行復應佳期
以往當守將無事以風天下則已苟有所藉以回治機
則旌擢之首非公而誰往哉予姑以公之行卜之也詩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為公頌之書曰明作有功惇大
成俗敢為 聖天子望焉是為序

